

Issue 175 September 2026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四海觅真理 人生即校园

爱宠说

*Beloved Pets
Presents*

走出人类中心，
带着宠物共赴美善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四海觅真理 人生即校园

季刊 第 175 期 2026 年 9 月 Issue 175 Sep. 2026 Vol. 34/ No. 3

出版者 海外校园机构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电话 (310) 328-8200 传真 (310) 328-8207

网址 www.oc.org

电邮 editorial@oc.org (投稿)

order@oc.org (索阅)

出版人 毛叔

主编 博学

编辑 海涛

审校 希雅

编辑助理 刘凤

美术编辑 JUNORI Design lab.

插图 JUNORI Design lab.

-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责作者自负,其立场不一定代表本刊。
-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请先来信告知。
- 若需本刊索阅单,请复印本期第64页。

Overseas Campus

(USPS No.010511 ISSN# 1072-1053) is published Quarterly by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 (310)328-8200 Fax: (310)328-8207

Periodicals postage is paid at Torrance California.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OCM,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Chief Editor: Lechi Mao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卷首 02 夏日里的流浪狗 / 博学

A Stray Dog in the Summer

开篇 04 图文解说 | 它们，曾在历史脉络中存活…… / 编辑部

Photo Essay | They Have Survived Through the Threads of History...

生活 06 那只叫口罩的街猫：三年六个月的自由与告别 / 吴鲲生

The Street Cat Named Mask: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of Freedom and Farewell

讲述 08 一个人的棋局，一只狗的交托 / 火鸢

One Person's Game of Chess, One Dog's Trust

13 猫也参与其中 / 阿不壳

Cats Also Take Part

18 我在美国遛狗这一年，读懂了现代人的孤独与爱 / Han Wang

A Year of Dog Walking in America: Reading Modern Loneliness and Love

22 动物世界里的“人类寓言”——金鱼、猫狗之生存法则的隐喻 / 孙基立

"Human Fables" in the Animal World—Metaphors of Survival in Goldfish, Cats, and Dogs

神学 25 终末盼望中的人类、动物与生态复和——在日常微光中活出整全的生态灵性 / 潘怡蓉

Humans, Animals, and Ecological Reconciliation in Eschatological Hope — Living a Holistic Ecological Spirituality in the Everyday Glimmers

29 动物受苦，上帝在场吗？ / 范范

When Animals Suffer, Is God Present?

访谈 34 善待受造之物，生命丰富而立体——新生代“铲屎官”对话录 / 陈恩加、饶柏、小水

Treating Creation with Kindness, Enriching and Deepening Life— A Dialogue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of "Pet Parents"

实践 45 跳出人类中心幻觉——当猫、山川、海洋开启“无声敬拜” / 盐系传道

Stepping Out of the Human-Centric Illusion — When Cats, Mountains, and Oceans Join in "Silent Worship"

50 宠物离世，我们该怎样说再见 / 爱飞扬

How to Say Goodbye When a Pet Passes Away

心理 53 上帝的小礼物：宠物如何成为人类的情感启蒙幼儿园——来自心理咨询师的视角 / 余婷婷

God's Little Gifts: How Pets Become Humanity's Emotional Kindergarten — A Counselor's Perspective

文艺 58 一只狗的纪念碑——《忠犬小八》里爱与善意的最高表达 / 迦密

A Dog's Monument — The Supreme Embodiment of Love and Devotion in Hachi: A Dog's Tale

思考健身 61 托尔金与路易斯的友谊，最终沉默着奔向各自的岸 / HT

The Friendship of Tolkien and Lewis: Ultimately Silently Drifting Toward Their Respective Shores

Beyond Human-Centered, Toward Goodness with P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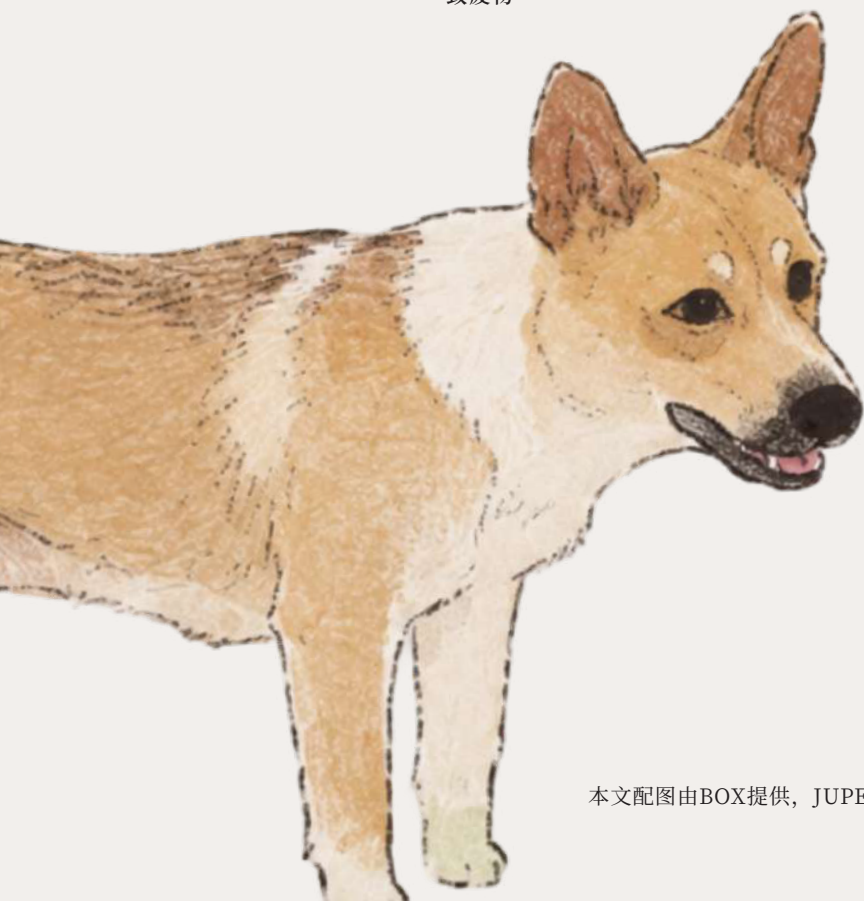
夏日里 的流浪狗



扫码在线阅读《海外校园》173期
“我卷不动了”



扫码在线阅读《海外校园》174期
“致废物”



撰文/ 博学

这座城，终于在几天酷暑后迎来短暂的凉爽。傍晚时，我去附近的公园漫步，看晚霞夕照，微风拂面，好不自在。

刚整修的跑道干净又富有弹性。走到中途，一只小狗吊儿郎当地溜达，时而驻足，时而张望，眼神中有隐隐的迷惘。若有人靠近时，它便匆匆跑开，生怕人类的世界和它的世界产生某种交集和碰撞。

我以为它是有主人的，是有家可归的。但听到几位相约步行、大约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们闲聊，才知道这只她们所说的“死狗”，是只流浪狗，近几个月一直这么漫无目的地流浪。

她们的言语中，充满了对狗的厌恶和鄙视。而狗其实一直与人们善意地保持某种距离，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就连我这个略微有点“恐狗”的人，看到它，也难免心生悲悯。所谓触景生情，单单想起“流浪”这个令人感伤的词，我总会想到周遭的社会，想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以及很多在小区里如“守株待兔”般等待或寻找废品的拾荒老人。

我意识到，流浪，不仅是某些动物们的生存状态，某些或者更广泛的人类群体，同样在流浪。记得有位令民众缅怀、尊敬的领导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有6亿人月入仅千元”。这真实的数字背后，凸显出老无所依的流浪现实。

有报道说，中国目前有超过一亿只流浪猫狗，有的自生自灭，有的被善待。它们其实跟人类一样，生命因受造而奇妙；在创造的起头，它们被造物主也

视为好，并各从其类。

关注宠物，并不单单倡导某种小资的生活方式。虽然当前大部分人养宠物，确实构建起一种别样的生活状态，他们从中得到治愈。例如本期阿不壳、火鹇、孙基立等几位家人，以不同的文字和视角，书写各自与爱宠的悲欢离合；采访的几位新生代“铲屎官”，他们在与爱宠朝夕相处中，感知生活的多元与乐趣，触摸到另一种改变生命的恩典。更希望透过对宠物世界的叙事与想象，重新理解何为生命的奇迹与尊严，共同经历一个有温度、有哀歌、有嬉笑、有盼望的天父世界。

这个世界并不只有人类这一种受造，动物也在其中。就读新加坡神学院的范范，抛出一个看似无人问津，却至关重要的大哉问：“动物受苦时，上帝在场吗？”进而带出对上帝主权的重新确认，“在一个动物也会呻吟的世界里，上帝仍然是创造者、审判者、唤醒者和复兴者。”“上帝也借着受造世界的震动，唤醒人的麻木、冷漠与迟钝。”盐系传道另辟蹊径，从崇拜学视角，分享宠物及受造界都在进行某种无声敬拜，我们应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受造界一同敬拜。

潘怡蓉老师在《终末盼望中的人类、动物与生态复和》一文中，以灵修学视角，从创作论角度分享了动物具有源于上帝创造的固有价值，并结合现代都市处境提供牧养指引，以关怀受造向世界预告天国终末的和谐愿景。

心理咨询师余婷婷，从心理学角度，结合自己参与

心理咨询的案例，谈现代人爱宠物，究竟在爱什么？这背后，有控制，有生活中未被满足的情感期待，当然也有某种治愈和暖意。

走出人类中心，关怀那些与我们一同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造物，也许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惊奇。想到路遇的那只流浪狗，不禁回想起少年时读过汪曾祺的微小说《虐猫》，数百字将社会风潮（文革）对人性的异化表达得淋漓尽致。或许，只有仰望那高于我们的星空，我们才能在艰难的事事中，对身边的他者多一份共情与悲悯。OCM



图文解说 |

撰文/ 编辑部

它们， 曾在历史脉络中存活……

编者 按

宠物的历史，和人类历史其实有着某种相似性和重叠性。它们与人类一同置身于蔚蓝色星球，一同呼吸，一同经历生老病死。往更宽广的场域看，在圣经叙事中，宠物始终是受造世界的参与者和人类生命的同行者。从挪亚方舟上的活物，到耶稣口中“天父养活”的飞鸟……创造秩序里的每一个生灵都被上帝视为“好”。

宠物，这一“为陪伴而存在的动物”，其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人如何理解自身与其他受造物关系的缩影。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当人与宠物不再只是“主人与工具”，而成为“管家与同伴”时，我们的信仰实践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PART 1

驯化的起点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考古证据显示，约1.5万至4万年前，灰狼的后代便开始与人类形成共生关系。[1]最初它们跟随人类部落捡食猎物的骨头，同时也充当警戒者，提醒人类注意野兽和敌对部落的侵犯。农业革命之后，狗的专职开始分化——放牧、狩猎、看家护院。



PART 2

东西方的分野

中世纪是宠物史上一个富有张力的转折期。彼时，动物更多被看作实用工具，但陪伴功能已在精英阶层中显现。

在基督教艺术中，狗象征忠诚与守护——拉丁语“Fido”即“忠实”之意，常出现在已婚妇女身旁，代表婚姻的忠贞。

尤为重要的是，教会历史上，圣方济各倡导善待生灵，他甚至向鸟类讲道。据记载，1209年的一个清晨，意大利阿西西城外的森林里，一个穿着破烂长袍的年轻人站在橡树下。他面前没有主教，没有贵族，甚至没有一个人类听众，只有几十只麻雀、山雀和野鸽子栖息在枝头，歪着脑袋看他。他开口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应当赞美造物主，因为他给了你们羽毛遮体，给了你们天空作居所。”

而在中国，唐宋之后，宫廷与民间养宠物犬渐成风潮——从“康国獬子”到《十骏犬图》，从皇帝为爱犬缝衣造窝到宠物市场出售狗粮。



PART 3

新时代的人宠情感

进入21世纪，人与动物的关系经历了一场悄然而深刻的革命。在都市化与少子化的双重浪潮下，宠物不再只是“看门的狗”或“捉鼠的猫”，而是以“毛孩子”“主子”“室友”等身份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家庭餐桌旁、沙发上、甚至被窝中的固定成员。^①



注：

1. 《狗狗历史上40个里程碑》

https://www.sohu.com/a/462091974_114911

那只叫口罩的街猫： 三年六个月的自由与告别

撰文/吴鲲生

收养

那只体积不算大的杂颜色母猫在住宅区的巷道出没；右耳截了小小一角，代表曾经被爱猫志工捕获，送往兽医院结扎——这是从源头管控街猫数量的做法。

志工完成任务后，大概判断它求生能力充足，没将它留置，安排有心人士认养，直接原地放养。

这宝贝按理应该满意无拘无束的快活日子，但不知何故，竟然低鸣讨食。当它第二度趋近一对母女时，居然不抗拒地容让陌生人抱起，往附近寓所移动。

女主人住旧公寓二楼，推开木门，第一站是露天阳台，她想：“说不定找个纸箱让新成员在阳台安顿，双方都方便。”于是嘴边突兀地长了一丛黑毛的宝贝得到小名：“口罩”。



露天阳台没有门禁，口罩无聊时，轻踩一楼邻居屋顶，三两下就恢复自由身了。

它其实不回阳台也没有人会报警，但五斗米还是有吸引力，口罩成了都市里案例不多的半驯化、半野放的快乐猫族。

离世

好日子大概过了三年六个月，主人要搬家，新居离都市有一段路，是有管理员驻守的集合式电梯住宅。

世上事很难十全。这个住宅社区，每一户都没有露天阳台。怎么办呢？没有第二选择，口罩被迫成了100%的家猫——它失去了相当程度的自由。

男主人心软，想过添购特长链子，每天带猫遛遛。议案没通过，日子照过。口罩算很配合，只久久一次，会性子急，多次到窗边向外眺望。

住到新家两年多、将满三年时，全球笼罩于新冠疫情的威胁之下。整个社会男男女女，都在关心口罩，不过这宝贝猫应该一点感觉也没有。

疫情来到第三年，2022年2月22日（星期二），下午二时（以上“非杜撰”），早有人说过：事实比小说更离奇，这只还不算高龄的杂色猫在宽敞的大客厅昏迷，紧急送往动物医院，医师确认口罩已死亡。

事发当天我不在家，接到消息，我肩头无形的记挂放下了，因为我感觉口罩心中的哀叹已经消除。惦记一只小猫受困密闭空间，是不是过头了？世界上待操心的事，数不胜数，你这有点失衡吧？

自由

我其实也觉得自己个性不够均衡，但近日读到一个故事，让我心里自在了些。

天宝·葛兰汀 (Temple Grandin) 自幼确诊自闭症，经过家人、师长鼓励，1988年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畜牧科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牲畜处理设备专家，贡献遍及全球。

葛兰汀在《星星的孩子》一书中这样回忆：“小学时，我名声不佳，以冲动、行为古怪、脾气暴躁、学业垫底闻名；但是我的创作力也出名。学校举行宠物展览时，老师要每个人带一只宠物到学校，我带来的宠物是我自己。母亲不准我把家里的狗带到

学校拴上一整天，于是我将自己打扮成狗。我甚至还有主人——黎斯家的双生兄弟。一整天，我从头到尾表现得像一只狗：吠叫、坐下、趴着。这造成轰动，获颁‘蓝带奖’。”

故事里葛家妈妈舍不得爱狗失去一天自由——仅仅一天！宁可孩子可能受罚也不让步。对此我很感动，也因此觉得自己不那么奇怪了。OCM



刚刚好，有这么一回事？



在自然美与残缺的人间，过美丽人生



“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一个人的棋局，

一只狗的交托

撰文/火鸢



○ 那个坐在窗边的小男孩 ○

我小时候很喜欢下棋。其中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寂寞，因为从来没有人陪我下。

于是，我学会了自己和自己下棋。左手执黑，右手执白，我成了两个人的化身。每当一方落子，我就站起身，绕到棋盘的另一边，换个身份，替对手思考下一步的杀招。有时候，一盘棋可以下一整个下午。我就在那方寸之间，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屋子里越来越安静，静到最后只剩下棋子落在棋盘上那清脆却又孤独的回响。

现在想起来，那大概是我童年最准确的一幅画像：一个孩子，一盘棋，和渐渐暗下来的天色。

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某个中国大城市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是认真的基督徒，工作勤勉，生活严谨。他们从未打骂或虐待过我，相反，他们觉得已经把能给的一切都给了我。但人生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人生命里最深沉、最本质的东西，往往不是靠“给予”就能得到的。

我从小体弱多病，发烧感冒是家常便饭。父母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出门时反复确认衣物；吃饭时担心营养不足；为了保护我，从不让我做剧烈运动；甚至在我做任何尝试时，他们都会因为担心我失败或受伤而忍不住伸手代劳……那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爱，我在他们体贴入微的照顾下长成了顺服乖巧的孩子。但长大后我才发现，这种密不透风的爱，其实在持续传递着另一种负面语言，即在潜意识里告诉我：你很脆弱，你是不行的，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你需要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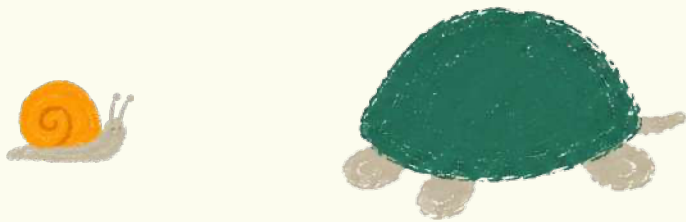
我想，孩子并不是透过语言，而是透过家庭给他营造的感觉来理解世界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你跌倒前就扶住你，总是在你尝试前说“还是我来吧”，你就会慢慢习得一种“无力感”，心理学上称之为“习得性无助”，或是“自我效能感”的缺失。父母对我的这种过度保护，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不信任——爱到不敢相信这个孩子有一天可以独自站立。他们不知道，一个孩子真正需要的，是有人相信他能够活出自己的生命。

○ 缓慢的灵魂与无声的陪伴 ○

长期习惯于和自己相处，让我成了一个在社交中极度边缘的人。

从小，我的朋友寥寥无几，在热闹的聚会中，我总习惯坐在最角落。看着别人谈笑风生，我表面上也跟着笑，却始终无法真正融进去。初识我的人会觉得我很“冷”，有一种疏离感，其实我只是慢，慢到一段关系需要很久，我才敢把心门推开一条缝。

真正陪伴我成长的是动物。小乌龟、小鸡、小鸭、小鸟，甚至院子里的蚂蚁、夏天的一只蟋蟀，我能蹲在那里看它们吃东西、缓缓地爬，看上几个小时。它们不会说话，却让我感到放松，从来不会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它们是我童年最早、也是最忠诚的朋友。



这种内敛的性格也潜伏着更深的阴影。成年后，我去看过精神科，医生告诉我，我有抑郁症，并给我开了药。可是吃了两天，我整个人很不舒服，便没有继续。我母亲也长期受此困扰，她的一生鲜有真正的快乐和轻松。人到中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像她——我们的生命里仿佛一直住着一片冬天，虽没有狂风暴雨，却很少真正放晴。

我一直羡慕那些很容易快乐的人。比如我妻子，她开朗、自然，对人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和亲切，在人群中如鱼得水。而我，哪怕只是参加一场稍微多人的聚会，或者和朋友聊上一上午，回家后都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休养一两天，才能恢复力气去面对世界。

妻子曾经对我很不解，但后来越来越理解我。如果连续几天我们有聚会，她就不会再安排新的活动，她会笑着跟孩子们说：“让爸爸休养一下，我们自己去玩吧！”她没有逼我改变，只是慢慢地适应我。孩子们也逐渐知道，爸爸不是不喜欢他们，只是有时候，爸爸真的没有力气。这个家让我感觉到安全，我不用努力证明什么，或自己一定要好起来才可以被接纳。

但今年，我没料到，神还有另一份礼物，在路上等着我。它有四条腿，还有一条一直摇个不停的尾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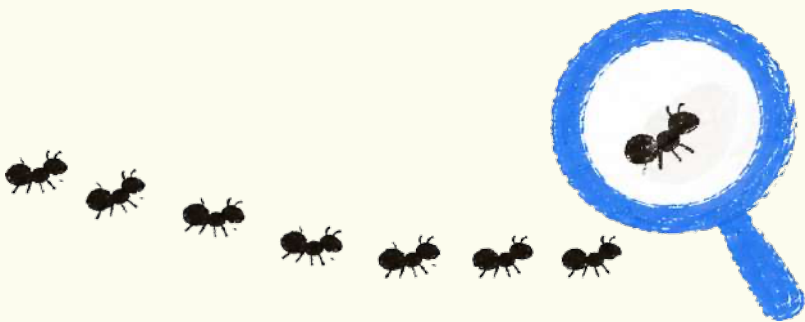
○ Kiwi: 被遗忘的世界 ○

领养Kiwi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愿望。在此之前，我一直抗拒养狗，因为我知道养一个生命和拥有一件东西是两码事。一只狗意味着未来十几年的责任：生病、衰老、依赖，以及注定会先于你离去的离别。我不想轻易开启一段无法负责到底的关系。

Kiwi是一只生下来没多久就被主人遗弃的小狗。初见时，它眼神里透着胆怯和观察，似乎还在探测这个世界是否安全。孩子们起初热情高涨，整日陪着它，但很快新鲜感褪去，又加上要上学，照顾kiwi的重任自然而然落在我身上（妻子讨厌养狗）。我开始研究狗粮，学习幼犬训练，留意它每一餐的食量和排泄。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为了研究一只狗而看大量视频。

作为一个习惯熬夜的人，自从狗狗来到我家，每天清晨6点，我都会睡眠惺忪，将守在门口的Kiwi唤出，带它去外面遛弯，就怕它憋不住在窝里大小便。清晨的空气微凉，它总是兴冲冲地跑在前面，闻闻路边的草，看看飞过的鸟，仿佛这个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值得它认真看上一遍。

小时候，我其实也是这样。一只蚂蚁，可以看半天。一只蜗牛，可以跟着它走很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急。开车的时候想着事情，吃饭的时候想着明天，祷告的时候想着今天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完成。我越来越少真正看见眼前的东西。我忽然意识到，现代人的问题，也许不是看不见神，而是我们早就看不见世界了。



我跟在kiwi后面，睡意已经褪去，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静。那不仅是外在的静谧，更是一种心灵的定锚。在那段不需要言语的路上，我仿佛是和神一起走在他创造的世界里，那是我一天中最接近祷告的时刻。

kiwi不是一只容易训练的狗，它极度考验我的耐心。在一个个闷热的下午，为了告诉它不可以在家里随便拉，我满头大汗地带它进进出出。但这只狗显然忘性大，今天学会了，明天又忘了，反反复复。妻子笑着说：“以前带俩孩子都没见你这么认真。”这句话让我陷入沉思。为什么我会对一只狗有这么多的耐心？

我意识到，kiwi并没有带给我一个新的世界，它只是把我那个早就遗失的世界找了回来。那个蹲在地上看小鸡啄米、看乌龟爬行的小男孩从未消失，他只是在成长的重压下被我遗忘了。



○ 信任的功课 ○

有一天早上醒来，kiwi软弱无力地趴在门口，似乎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它显然生病了。我顾不上吃早饭，抱着它去医院，它一路上安静地躺在我怀里。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触动：有一个生命正完全依靠着我。这种完全被“信任”的感觉，让我感觉到心里某根紧绷了40年的东西慢慢松开了。这是一种被无条件信任的感觉——它不在乎我赚多少钱，也不在乎我是否成功，甚至不在乎我是否有抑郁症，它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我。我是它的主人。



每次回到家，kiwi会兴奋地冲过来迎接；有时我坐在沙发上，它会安心地靠在我脚边睡着；更多的时候，它安静地跟着我……这种信任是不加防备、完全敞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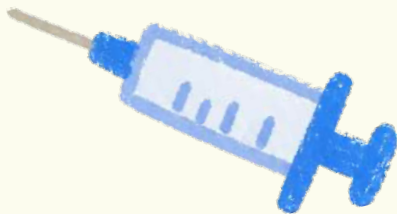
我反思自己，这一生我其实很少这样信任别人，我的这种内向与疏离并非天生，而是一种为了自我保护而建立的防御机制。

如果说童年时“左右手对弈”是一种孤独的消遣，那么成年后的社交则更像是一场高强度、充满博弈色彩的防御性棋局。每当我步入一个社交场合，比如一次不可避免的职场饭局或朋友聚会，我的大脑便会立刻自动开启“观察与分析”模式：我会敏锐地捕捉空气中每一个细微的信号——某人一闪而过的冷淡眼神、话题转换时的微妙停顿、或是某句带着弦外之音的客套话。

我像是在脑海中预演着对方的每一招棋。如果对方显得过于热情，我会下意识地怀疑其背后的动机；如果对方保持沉默，我则会反思自己是否说错了话。这种“分析式的防备”让我始终无法真正进入当下的对话。即使我表面上维持着得体的微笑，内心却一直在寻找撤退的路线，预设好“如何体面地提早离开”。

这种状态极其耗能。当聚会结束，我感到的不是欢愉后的满足，而是一种脱力般的疲惫。我想“躲起来”，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对我而言，是一场无法看清规则却又处处需要应对的挑战。

对比之下，Kiwi的信任显得如此“不加防备”且充满力量。当它把最脆弱的肚皮翻开对着我，或者在生病时全然瘫软在我怀里时，它并没有分析我是否是一个完美的、不会犯错的主人。它没有防御机制，它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它的全然交付。这种“脆弱的勇敢”深深震撼了我这个习惯穿戴铠甲生活的人。原来一个生命，竟然可以这样毫无保留地信任另一个生命。



带kiwi打疫苗时，它其实有些害怕，不断往后缩，但在我的安抚下，它最终还是安静了下来。它并不明白打针的意义，它甚至会觉得我欺骗了它，但它依然相信我。这让我重新读懂了约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约伯式的困境：突然降临的病痛、毫无征兆的职业变故、或是难以调和的家庭冲突。面对这些生命中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追问“为什么？”——我们向神、向命运、向他人要一个解释。我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得到了解释，痛苦就能被消解。

但解释往往是苍白的，它只能满足理智，却无法抚慰灵魂——神最终并没有向约伯解释他受苦的具体原因，而是带着他观看宇宙的奥秘、受造物的奇迹。约伯要的也不是神的解释，他要的是神在旋风中对他说话。

当在生活中面对无法解释的暗礁时，我能否学习像kiwi一样去信任神——即使没有看透一切的智慧，即使那个“针头”令人恐惧，但只要知道自己正身处那个比世界更大的怀抱中，便能安心？我想，对我来说，信任的挣扎，就是承认我的世界只有这方寸之大，而神的世界无穷无尽。



○ 是负担还是礼物？ ○

有时候妻子也会抱怨，觉得kiwi是我们家的一个“负担”，我们花了好多精力、心力、以及经济上的支出。的确，从人的功利角度来看，我们完全不需要有这个负担。就像神本来也可以创造一个极其高效、没有任何“累赘”的世界——没有蝴蝶，没有鲸鱼，当然也没有狗。

但他没有。他带着喜悦创造了人，也创造了许多种活物、并评价说：“他们是好的。”每一种活物，都有自己的样子、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性情。我越来越觉得，动物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启示。它们提醒人：世界不是为了你存在。

事实上，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敬畏生命，他才开始真正敬畏神。敬畏神不是一种抽象的情绪，而是落实到如何对待具体的受造物。

有一次，kiwi悄悄跑到我们的楼上书房（它不被允许上楼），拉了一堆便便。我发现后气得大叫，对它发泄了一通。它一下子愣住了，耳朵慢慢垂下，身体缩成一团。看着它恐惧、瑟缩的眼神，我知道，我当然可以控制它，在这个很小的生命前。我比它有力量，有智慧，有能力。但那一刻，我感到羞愧。

过去我以为圣经中的“管理”是行使权力，现在我明白，那更像是一种照料——神把一个生命交给你，是为了让它因为你的存在而活得更好。那天，我蹲下来，摸着KIWI，跟它说对不起。它慢慢走过来，舔了舔我的手。原来原谅是这么简单，反而是人把它变复杂了。

陪伴kiwi的过程让我学习放松、信任，但这并不代表我就“痊愈”了。保罗曾说他身上有一根刺，我也曾苦苦哀求神拿掉我身上的“刺”——那些抑郁、社交恐惧和内心的敏感，我也想要变成像妻子那样阳光的人。但如今，我慢慢放弃了这种挣扎。因为我知道，神并没有把我们都造成一个样子，他接纳我，也接纳我的问题。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喜欢热闹，有时聚会后依然会感到疲惫，仍旧没有办法与父母一起轻松谈笑。有时候，我也还是会觉得，人和人之间太复杂了，然后，我又想躲起来……保罗的经历使我明白，今生不一定能得到完全的医治，而是因为上帝，有一天，我们可以带着那些过去，继续有盼望地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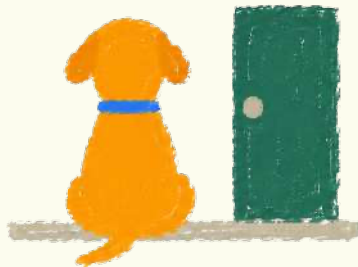
每天早晨6点，KIWI依然守在门口。它不催促，只是安静地等我一起出门。在那条通往清晨的路途上，我看着它欢快地奔跑，仿佛每一天都是创世的第一天。OCM



○ 小问题 ○

1. 你有在跟宠物发火后，跟它说“对不起”吗？

2. 你在萌宠全然信靠你的时候，想跟它说些什么？



作者资料夹

火鸢，旅居东南亚。性喜安静，偏爱独处与思考，也喜欢下棋，在方寸棋盘享受推演与沉静。相信远方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

猫也参与其中

撰文/阿不壳

说起和动物的关系，我大概跟猫牵连最深，甚至略有恩怨。当然，所谓“怨”，那肯定是“猫好，人坏”；至于恩，想起来算是五五分。

有人说：“直到你学会和猫相处，就可以考虑要孩子。”我没验证过这个等式，倒想知道反过来成不成立：当一个人没有学会和孩子相处，是否也养不好猫？

但这份喜悦没有持续太久。一天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扯出脖子上挂的钥匙，打开门。可无论我怎么叫，猫都没有声息。最后我发现它躲在爸爸妈妈的床底下。床很高，床底黑乎乎的。我用扫把将它捞出来，一看就哭了。因为猫全身是伤，毛上还凝着血。

那天院子里没有大人，也没有别的小孩。我捧着它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它那么小，缩在我手里。我也很小，只顾得上哭。我忘了猫的神情，忘了它痛不痛、还有没有力气。一个伤心的小孩和一只受伤的猫在下午无人的院子里，彼此都那么无助。

后来，妈妈又把猫送走了，我再没见过它，没听说过，也没有人提起。猫当然是爸爸打的（据说它在床下便溺），可我们从未当面谈论。挨揍对我是家常便饭，打得重时，和猫的样子也差不多。可那天下午我像头一次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一些残忍，是说不过去的。

可那种同情，我很难用在自己身上。多年以后，当辅导员对我说“那是虐待”（说的不是猫，而是

猫也随之受苦

小学一年级时，我养了第一只猫。那是只灰色虎纹的小猫，出生没多久，就被我妈领回家来。

城里小孩不常有机会和动物相处——去动物园不算。我见过屋檐下的燕子，见过笼里抱蛋的母鸡，也捞过一些小蝌蚪，看它们一点点伸出腿，最后变成青蛙。

但猫不一样。当猫来到家里，我立刻觉得家里多了一员，也许因为我是独生子女的缘故。猫来之前，我只有院子里的小伙伴，每天放学都在外头疯玩。猫来之后，回家找猫就成了头等大事，那急切的心情，胜过每天追看《恐龙特急克塞号》。



小白黑，作者提供

我），我一脸茫然，甚至为她眼里的泪水感到惊奇。

长大后，我自己也养过几只猫。当然，我没对猫动过手。可是猫非常孩子气的一面，始终令我茫然。它为什么黏人？为什么需要安抚？夜里为什么一定要和人睡，不让进房，就在门外哭？如果它只有可爱的一面，该多好！

后来我发现，理解一只猫、一个小孩和自己，居然互有关联。从创伤后遗的角度看，茫然是某些孩子的生存策略。长期“挨揍”又不得不继续倚赖揍自己的人，就只好忽略痛苦，将不合理当作正常。久而久之，就不再能分辨对错，甚至从身体层面切断了最基本的自我保护和关爱意识。我还记得第一次意识到“我被这样对待是错的”，那种醍醐灌顶的震撼。

从依恋的角度看，无论动物还是孩子，都需要深深的联结与安全感。如果从小缺乏，那接收爱的“器官”，就有可能发育不良。我见过有创伤后遗的猫：它的内在一片混乱，它对自己的感知一片混乱，只能通过破坏、伤人和半夜哭叫来宣泄。



可我也见过动物、小孩——包括“大人”，得着救助和医治。那些故事那么感人，让人在“万物一同叹息劳苦”（参《罗马书》8:22）的哀伤之外，见识到一种更深沉的力量。它比暴力更“有效”，甚至更接近生命的真相。

猫也不可将就

T. S. 艾略特在一首诗里说：A CAT IS NOT A DOG.

且让我先提醒你一句——

猫狗自有别。

.....

猫完全有权利期待

你拿出相称的礼数来。

假以时日，你才能得偿所愿

呼唤它的名字，使它乐于听见。

事有其事，物有其物——

这便是，对一只猫应有的礼节。[1]

如果说猫比狗更有权利期待“礼数”，爱狗的人肯定不同意。我想这也不是艾略特的重点。他确实认为狗更随和，也确实将自己的一些期待，更多放在了猫身上。

但这首诗最打动我的不是“猫狗有别”，而是“假以时日，你才能得偿所愿，呼唤它的名字”。不同的猫教会了我这一点。

我们曾住过一个小区，有许多流浪猫。一开始猫只是猫，流浪猫不过是一些流浪的猫。但随着我们不断认识彼此，猫和猫之间显出迥异的性格和面貌，真像艾略特所写：猫有猫的社会。

里面有老大。那是一只体型庞大的黑猫，独来独往，眼神孤僻，但不胆怯，也不仓皇：整个小区都是它的地盘。有好心人定期放置猫粮，它总是独食其中一份。认识它的人都叫它“大黑”。

有些猫一看就属于“底层”：毛发纠结、神色凄楚、身形干瘦，看到吃的也不敢贸然上前，总是灰溜溜的，譬如“大眼睛”和“大尾巴”。

而我们第一个认识的是“黄仔”。那不是我们起的名字，是其他更早认识它的人告诉我们的。黄仔大概离家不久，毛色还鲜亮，眼神无惧，对人毫无防备，一招手，它就噌噌噌跑来了。

我们喂它、和它玩，一次尝试招呼它回家，它居然跟来了。不但跟来，还跟上了六楼。它像客人一样自在，进门后逡巡一圈，在石砖地上躺下。就在我们以为它会留下时，它又轻轻起身，走到门口，要我们放它出去。于是我们跟着它下楼，看它钻进花坛，小解后施施然离去。

但最牵动我们的，还是一只叫“小白黑”的母猫。小白黑刚进入“社会”不久（也就是刚走丢），举止娇柔，毛发齐整细腻。它一叫唤，周围男猫骚动，人心碎。第一次遇见它是在雨夜，我们正喂着大眼睛和大尾巴，突然间，身边很近的地方响起猫叫声。附近的野猫几乎不叫，可那只猫，声音是那样甜美，叫得那样凄切，就像一个知道自己有妈的孩子理所当然地哭泣。

我们花很长时间才与它亲近。一旦亲近，它就显出某种需要甚至饥渴：不是对食物，而是对人的手——可以信赖，可以被抚摸而不惧怕。可它终归没有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它跟着我们，只敢爬到四楼。我们想尽办法，也没能把它领回家。最后它失踪了。

后来我们也真捡回过一只猫，取名“咪子”。关于咪子必须另写一篇，在这里，只说说它怎样教会我“对一只猫应有的礼节”。

不是因为它有创伤后遗，不是因为它不符合人对“猫可爱”的期待，不是因为它既难沟通又不“受教”，不是因为它把能撕的东西都撕成碎片，而且把我们的手臂和腿挠出道道血痕。

只因为，咪子是咪子。

我们对它，其实没什么礼数。C与它干架无数。但我们有一口吃的，分它一口。下班回家，先在腿上铺上厚厚的旧牛仔布，让它十爪全伸地抓踩半个小时。和它玩，被挠也还是和它玩（主要是C）。每天晚上听它在卧室门外鬼哭狼嚎，受不了了，放它上床，听任它隔着蚊帐，将自己塞在我们的头顶和床板间。做饭，它在灶台旁蹲着。躺着看书，它趴我肚皮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咪子身上的暴力消失了：它成了一只情绪稳定的猫。



咪子观鸟，作者提供

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它静观窗外的麻雀，透亮的眼膜上流过云彩。我叫它：“咪子！”它转脸望一下我，又继续它的工作。

当时我还不不懂那是种什么力量。也不清楚为什么一只猫再困窘，也仍旧不断传递出某种事关尊严的需要。

猫也参与其中

一次我问C：它知道造它的是谁吗？C说，我想所有动物都知道。

有了短视频网站后，我看了不少人和动物间的互动，完全不像过去看《动物世界》，包括BBC的高清纪录片。

在传统纪录片里，人和动物始终是“我与它”的关系。动物是人获取信息的对象，是可供研究的标本。哪怕后来的纪录片尝试表达某种尊重，也更多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当然，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在现代环保主义的框架下，动物的价值还是取决于它们在生态系统里的功能。[2]



咪子将自己塞在床头，作者提供

可是在普通人拍的短视频里，我看到另一种“动物世界”，似乎更接近“我和你”的关系。

如今人居然能和那么多动物相遇。哪怕在大海上，也会偶遇海豚与鲸：它们偶尔主动靠近游船，寻求食物和救助，甚至是抚触。人和乌鸦、燕子、蜂鸟也可以逐渐相熟，产生情谊（特别是和乌鸦这种聪明的鸟）。还有企鹅、鸛鸟、狮子、鹿与熊……被施以援手后，它们不但留下记忆，有的还会回来寻找。[3]

我不清楚人和动物“交往”，是否存在不能逾越的鸿沟，以及是不是只有动物学家，才能解开其中的谜团。但有一种信念，使我敢于暗暗相信：人和动物，本来就应该是“我和你”的关系。

这份信念，来自亚当和夏娃对伊甸园的记忆，也来自上帝另外的应许——给被破坏的世界，给既是加害者、自己也深受损伤的人类：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
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它们。

.....

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以赛亚书》11:6,9）



有时我甚至怀疑，动物比我们更能保有这份应许。这不是说，当我们在草丛里遇到毒蛇、在野外撞见大熊，就可以一厢情愿去亲近。不，伊甸园被封锁，是一桩事实。只是动物不像人那样无端杀戮、沉溺于暴力本身。

在某些时刻，动物会提醒我们：它们和人一样，来自一双无限伟大、充满爱和智慧的手。在足够的尊重和耐心下，它们甚至会敞开一点奥秘，让人得以一瞥伊甸园的荣光，对新天新地怀有盼望——甚至能谦卑一些、柔软一点，在万物生灵间找对自己的位置。

当我随咪子一起听麻雀晨唱，我诧异鸟儿的奇妙。它们不管世事变迁，不管这世界将要老旧成什么样子，会这么唱下去，直到一切终了。尽管我们每天从家奔往公司，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尽管我们把托付给我们的弄得一团糟，可是在一个更大的图景中，没有一事一物会被撇弃。

我们是一个一个的“我和你”。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中，发出一种力量、生成一种关系，让人晓得生命该有的面貌。

猫也参与其中，我也当如此。OCM



黄仔来我们家做客，作者提供

作者资料夹

出过两本集子《风吹落我们那么多叶子》《爱的持久战》，录过同名民谣专辑，写有故事集《捡豆子的人》、诗集《我的人性如此颠簸》和一些书评影评。我希望不只写“我怎样思想和信仰”，还有“我在怎样挣扎与生活”。

注：

1. 出自 *The Addressing of Cats*，中文自译。
2.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谈过，“我与你”和“我与它”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后者是人类理性、科学、组织得以运化为可解释、可支配的对象。
3. 现在很多动物视频都是AI做的，而我比较“信任”那种画质、尺寸和清晰度都不一样的短视频，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带有随机性，也来不及煽情。

小问答



1. 你有过跟一只猫做朋友的经历吗，会因为太难而放弃吗？

2. 与毛孩子相处中，你会意识到它们也是上帝的杰作吗？你会如何对待它们？



我在美国遛狗这一年， 读懂了现代人的孤独与爱

撰文/Han Wang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邻居，她叫乐乐，是我在北卡暂住的一位长辈姐妹家的小狗。第一眼见到她，她扎着小辫子，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活脱脱一个被宠爱的小公主。

乐乐生活优渥，每个月要预约美容、洗澡、剪毛、修爪子，一套流程下来，费用比人理发还贵。她每顿饭后要补充益生菌，定期除虫、打针，有自己的保险和专门的医生；四季有不同的衣服头饰。

乐乐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她可以在人需要的时候，提供情绪安抚和心理陪伴。对主人来说，她更像是一个一直守在身边、让人安心的小伙伴。

在美国，狗早已从狩猎、看守、劳作帮手，逐渐变成家庭成员。很多美国总统也养狗，它们陪着主人散步、度假，有时还出现在公开活动中。狗之所以招人喜爱，或许正是因为它身上那种简单而坚定的忠诚：你高兴的时候，它陪着你；你孤单的时候，它也不会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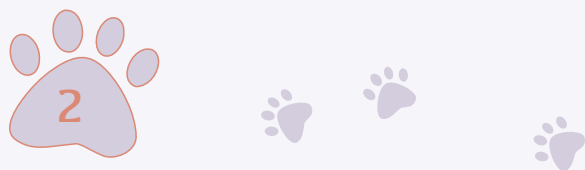
和陈牧师做邻居后，我也渐渐加入帮她遛狗的队伍。是的，乐乐是一位牧师家的萌宠。

每天晚上7点，乐乐就在窗前等我。只要听到主人说“出去吧”，她马上摇起尾巴，兴奋地跑到门口。

穿好衣服、系上牵引绳，她还执意要把绳子咬在嘴里，俨然一副“跟我走吧”的小傲娇。

我们住的房子在森林里，家门口有一条百年铁路，曾经用来运输烟草，后来被改造成了跑步道。准确地说，这是我被乐乐“遛”的高频路线。

乐乐知道自己想去哪里，也知道自己不想理谁。路上遇到别的狗，有的急着冲过来打招呼，她看都不看；有的只是淡淡经过，她反而愿意凑上去闻一闻。狗与狗之间，大概也讲“气味相投”。



遛狗的初体验很让我抓狂。我不明白，为什么乐乐走几步就要停下来闻地，短短一公里能停二十多次。每次我一拉绳子，她的后腿就像急刹车一样死死焊在地上，怎么拖都纹丝不动。我这个没养过狗的人快崩溃了，只好去问AI：“她到底在干什么？”

答案让我豁然开朗：她在“读报纸”。

对狗来说，地上的气味就是“新闻”。哪只狗刚经过，谁留下了标记，谁身体有变化，全都写在气味里。她的磨磨唧唧，其实是在阅读世界。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看她的眼神都变了。她低头在一丛草里搜新闻，我不再以为她任性。她会在某一处停很久，鼻子几乎贴到地上，尾巴却悄悄地摇；有的地方，她只是匆匆扫一眼就走开，像翻过一条不感兴趣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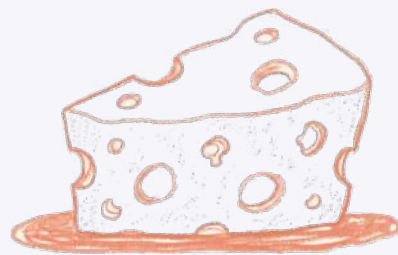
还有一次，她闻着闻着，竟然吃起了鹿便便，一副“美食难寻”的满足表情。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自从知道她在读报纸，我就不再总是生拉硬拽，而是对她说：“好，你读一会儿，但不要读太久。”慢慢地，我们之间形成了默契。到了没有车和人的地方，我会放松狗绳让她自己走。她跑到前面，又回头等我；我哼哧哼哧追上去，她再超过我，歪着脑袋回头看我。

经历过一次她跑到车道上、几乎和车赛跑的惊险后，我才明白，被过度保护的乐乐看到车并不知道躲。邻居家的车从后面开过来，我赶紧跑去抓她，画面一度变成“人追狗，狗追自由”。

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只看见眼前的好玩和自由，却不知道前面有危险。绳子不只是限制，也是一种保护。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参《哥林多前书》10:23）人很难学会的一门功课，就是承认自己并不总是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

乐乐总体上是“good girl”，但口味挑剔。她从普通狗粮吃到高级狗粮，后来连狗粮也不太吃了，唯独钟情奶酪。我把奶酪混进牛肉里，肉一口未碰，奶酪已经被精准挑走。我称她为“cheese dog”——一只奶酪做的小狗。



我和她的主人陪乐乐去宠物店美容时，也被眼前的宠物产业震撼到了：衣服、玩具、零食、保健品、美容、保险、训练课程，一应俱全。狗粮有专属营养师配方，美容院会员卡按季度续费，连狗狗的生日蛋糕都可以特殊定制。

据美国宠物用品协会APPA发布的2026年行业报告，2025年美国宠物行业总支出约1580亿美元，约9500万户家庭拥有至少一只宠物。这已经不是少数家庭的兴趣，而是一整个由情感、消费和生活方式共同撑起的产业。

这些数字背后，也让我想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需要宠物？

我想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孤独。

在美国，孩子长大后往往独立得很彻底。许多老人一年只能见孩子几次，圣诞节、感恩节，或者偶尔一次家庭聚会。“常回家看看”在孩子成年后的生活里，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对很多空巢老人来说，狗成了家里最稳定的生命气息。它会等你回家，会盼着你出门，会在你低落时默默趴在你身边。它不问你今天赚了多少钱，也不评判你是否成功，更不会因为你变老、变慢、变脆弱就离开你。

“狗儿子”“狗女儿”，大概就是这样诞生的。

我们带乐乐去超市或社区散步时，常有陌生人停下来问：“我可以摸一下你的狗吗？”狗打开了一扇门，让原本彼此陌生的人与人之间有了交谈的契机。

我的邻居在狗去世后，把它葬在花园里，立了一块小小的墓碑。我每天做饭时，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坟墓上的风车在转动。对于外人来说，那只是一只狗；对主人来说，那是陪他们走过孤独、疾病、丧亲和低谷的家人。



除了孤独，我想还有一个原因：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越来越难了。

人与人的交际成本太高，期待不同、性格各异，也常因为一句话被刺痛很多年。可是狗不一样。它拆了家，你会生气，但不会真的恨她；它弄坏了东西，你心疼一下，过一会儿还是会原谅它。

我们对狗这么宽容，是因为知道它“不懂”。面对人，我们却常常觉得：“你应该懂。”现代人愿意花时间理解狗为什么停下来读报纸，却不一定愿意理解一个人为什么沉默、防御、受伤。

这大概是一面镜子，照见我的内心。如果我能允许一只狗慢慢闻世界，我能否也允许一个人慢慢说出他的故事？如果我能理解狗需要安全感，我是否也承认，人的安全感和信任同样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

当然，人不是狗。人有罪，有责任，也有选择，我们不能用宠物关系去简化复杂的人际关系。但乐乐提醒我：爱不是控制，陪伴也不是占有。有时候真正的爱，是既给自由，也在危险来临前伸手拉住。



但这也让我开始思考：宠物会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占据本来属于神的位置？狗可以陪伴人，却不能完成神在人生命中的救赎工作；它可以带来情绪上的

安慰，却不能完成生命深处的重建，也不能成为我们逃避与人交往的借口。

圣经并不轻看动物。《箴言》说：“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照顾动物、善待生命，本来就是人的责任。神创造万物，赋予人治理这地的使命。宠物可以成为神赐给人的礼物，却不能取代神，也不能成为我们关闭自己、不再进入真实关系的理由。

我问乐乐的主人陈牧师：“有一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还会不会再见到自己养过的宠物？”她认为，圣经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每一只宠物死后会去哪里。《传道书》里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这只是一个提问，并不能因此作出结论。

不过，她相信新天新地里会有动物，因为《以赛亚书》所描绘的神国中，豺狼与羊羔同居，整个受造

界也都要经历更新。她愿意心存盼望，把这个答案交给神。也许对一个爱宠物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种安慰：我们不知道那些我们所爱、也曾经真实陪伴过我们的生命离开世界后会去哪里，却知道最终都在一位良善的神手中。

乐乐不会告诉我，永恒里我们还会不会再见。它只会低下头，继续闻每天的报纸。而我牵着它，慢慢往前走。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不只是怎样陪伴一只狗，也是在学习忠诚、怜悯和等待，并把那些现在还不知道答案的事，安静地交给神。OCM

作者资料夹

80后，喜欢阅读、行路、听故事，策划型主持人。曾经有三大梦想：当导游、做记者、当主持人，后来竟然都一一实现了。如今旅居美国，不再只为自己发声，只愿为上帝代言。



动物世界里的“人类寓言”

——金鱼、猫狗之生存法则的隐喻

撰文 / 孙基立

对动物的第一感受

我对于动物的第一感受和母亲有关。她那时在农村当医生，条件艰苦。后来我去过那个我出生的小村庄，崇山峻岭，满山青竹，山路蜿蜒崎岖。那里只有一个简陋的医务所，几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医生要负责很大一片地区的病人。

母亲告诉我，当年若有重症病人在另一个山头需要急诊，她常在半夜被叫醒连夜出诊。半夜三更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要在黑暗的山林里走一两个钟头，山里野兽出没，也可能有歹人，她因此决定养一条狗，陪伴她出诊。那只狗叫“多”，总是陪伴母亲走夜路。有它的陪伴，母亲壮胆了许多。

我小时候和“多”是好朋友，经常一起玩。但那时我太小，对具体细节没有什么印象。如今我在想象中觉得“多”真是一个好伙伴，在深夜被叫醒，毫无怨言，忠心耿耿地陪伴女主人走过那段漫长的山路。

后来，我们搬家去了另一个城市，生活条件好很多。我们住在一楼，有一个小小的庭院，我和外婆在院子里养了几只鸡，那是我对动物完整认识的开始。

我看到母鸡昼夜辛劳地孵蛋，孵出毛茸茸的小鸡，小鸡欢快地啄食，围绕在母鸡周围，母鸡一看到天空有鹰的影子，就“咯咯”叫着招呼小鸡藏在它的翅膀底下，这是我对母爱最直观的理解。看到小鸡慢慢长大，公鸡开始打鸣，母鸡开始下蛋，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生命的改变和成长。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因为我体会到亲手培育另一个生命成长的快

乐。院子里还有清香的桂花树、茉莉花、一片菊花、几株月季，我特别喜欢一丛含羞草，一碰它，整株植物都有反应，我觉得它真是植物界的动物。那个小院子就像大自然的课堂，以生机勃勃的四季更迭告诉我创造的神奇伟大。

但是也有小小的悲剧：记得有一个晚上外边传来鸡的惊叫声，原来有狐狸来偷鸡，叼走了一只小鸡。这场事故是对自然界生存法则的生动诠释。后来，每当我看到或经历社会上、职场上的弱肉强食，总让我回想起那天早上看到的满地鸡毛和血迹斑斑：动物的世界发生的事是人类世界的隐喻。而圣经中对理想的再无杀戮的自然界的描绘，狮子和牛一同吃草，（参《以赛亚书》65:25）总是让我心生向往。

从金鱼的生活悟友情

当我回忆起这些童年时代和动物有关的故事，我总觉得，现代大城市的孩子因为缺乏和动物相处的体验，对于生命成长、忠诚、母爱、生存竞争的了解不够深入。因为书本里的文字解释和插图远没有真正的切身体验那么印象深刻。

有了自己的居所以后，我养了几条金鱼，有红有黑。它们从小豆点那么大的小鱼苗一直长到巴掌大小。金鱼没有猫狗和人的关系那么亲近，它们似乎很悠然地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很安静，不用声音和身体接触传递信息，也没有过多的诉求。每当我工作疲倦时就喜欢看它们优美的泳姿。当我走近鱼缸，它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聚过来，和我对视，使劲

儿摇晃漂亮的尾巴，仿佛知道我是谁。我觉得它们就像我的“君子之交”：安静，互不打扰，各自过生活，却在疲倦郁闷时，能和我共度艰难。

为了表示感谢，我慢慢开始装饰它们生活的小世界，精心配上石山、水草、贝壳、石子，让它们的世界也充满野趣。它们似乎也很感恩，平时在石山水草间忽隐忽现，但是只要我一走过来，它们就立刻从藏身处出现，隔着玻璃和我打招呼。金鱼彼此之间也似乎维持着淡然而真挚的关系，平时没有太多互动，但是一次我换水时，因为容器不够大，将一条鱼和它的伙伴分开装出，那条鱼瞬间惊慌失措，四处寻找同伴。换好水后再让它们相聚，那条鱼才平静下来。我悟出一个道理：平淡互不打扰的生活并非意味着彼此没有深厚情谊。它们其实是彼此依赖的，但是这种依赖更多是心理上，而不是物质上的，也不需要过多表达。就如同都市成年人之间的友情：彼此独立，互有边界，但是想到彼此时仍有深厚的温情。

独立的猫与忠诚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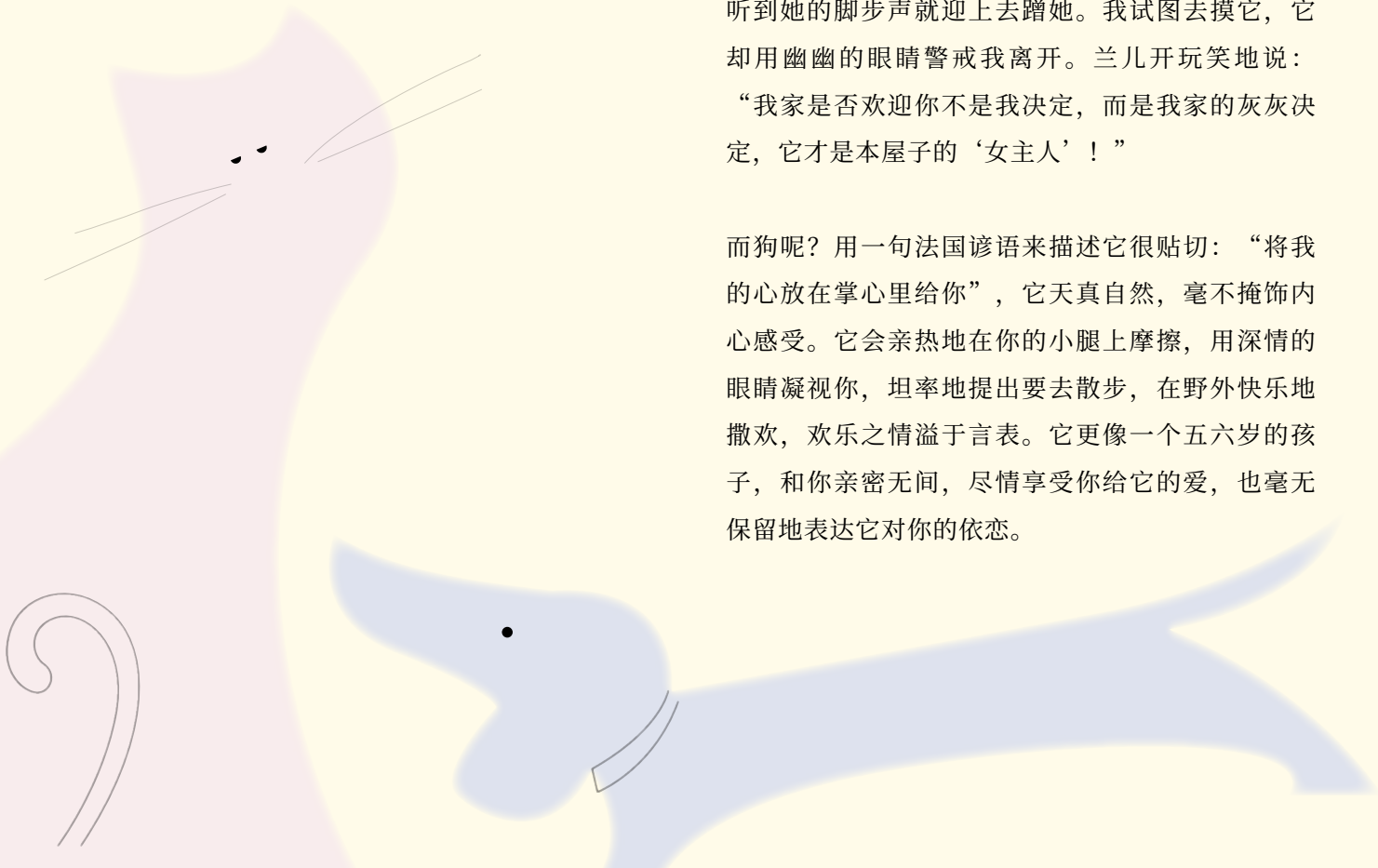
后来几个养宠物的朋友因为出差，也偶然将宠物寄养在我家，我照顾过一只猫和一只狗，给我不同的体验。

猫给人的刻板印象是比较独立、不粘人。但其实它们是施展魅力的高手，那种若即若离的亲近，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喜欢你，但是我有独立的“猫格”，不是你的附庸。它撒娇卖萌的方式也极为高超，恰似一个深谙社交礼仪的成熟女人，不卑不亢地展示魅力，但是又给人神秘高贵之感。

我认识的好几个学术界的朋友都痴迷养猫，他们都有独立不羁的学者风范，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们家的猫也似乎潜移默化地沾染了主人的习性，一副孤清傲世的风范，还会小心选择自己信任的人。比如说，我的闺蜜兰儿家的猫灰灰对陌生访客都报以警惕的眼神，只有对女主人情有独钟，一听到她的脚步声就迎上去蹭她。我试图去摸它，它却用幽幽的眼睛警戒我离开。兰儿开玩笑地说：

“我家是否欢迎你不是我决定，而是我家的灰灰决定，它才是本屋子的‘女主人’！”

而狗呢？用一句法国谚语来描述它很贴切：“将我的心放在掌心里给你”，它天真自然，毫不掩饰内心感受。它会亲热地在你的小腿上摩擦，用深情的眼睛凝视你，坦率地提出要去散步，在野外快乐地撒欢，欢乐之情溢于言表。它更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和你亲密无间，尽情享受你给它的爱，也毫无保留地表达它对你的依恋。



有一只狗曾经寄养在我家，熟悉以后，它几乎一刻也不愿离开我的脚边。我工作时它就静静地卧在我脚边，皮毛挨着我的脚，似乎知道主人在工作，乖乖地不打扰，安静地享受在主人身边的时光。但是我一放下工作，它就一跃而起，兴高采烈地扑过来，各种娇憨亲热，好像等了好久才盼到这个可以共同玩耍的时刻。狗儿对主人的体贴用心，是动物界的翘楚。

“狗不嫌家贫”的谚语高度赞赏了狗儿举世皆知的忠诚，这其实在尔虞我诈的人类社会是极为稀缺的。在人情淡薄的西方社会，许多孤独的人在狗儿的陪伴中找到慰藉和温情。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贫穷落魄，没有朋友亲人，但是亲手养大的狗儿永远忠诚地爱自己，不会抛弃自己。

创造的奇妙

在和动物相处的时光里，我更深地领略到了创造的奇妙。我很庆幸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大自然的动植物相伴，而不是生活在一片没有生命的钢筋水泥中。大自然中的生命，以最生动的方式告诉我动物的世界就像人类世界一样充满生存奇迹、幽默诙谐、暴力争竞，它们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和动物做朋友，让人类更耐心，更善于观察倾听，这个过程给予人类许多关于创造的珍贵启示。

在《创世记》中，上帝给予人类的责任就是有智慧地管理这个大自然，包括里面的动植物。能悉心照顾动物的人，对弱者常常更具有同理心。而动物也以它们的可爱天真善良，给予人类丰富的回馈。OCM

作者资料夹

我出生在岭南，在长江边上长大，我游历过许多国家，虽然游历会带来远离亲人朋友的孤独，但是基督的信仰给我带来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家庭和亲人。我非常喜欢用文字表达我内心深处的声音。文字让我找到了许多知音，我虽然从未见过他们，但他们了解我，也是我最珍惜的朋友。



我的差生经历，如何塑造我成为更宽容的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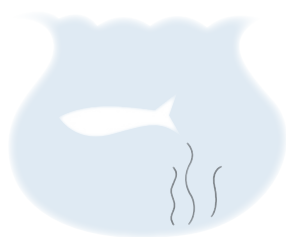
在悲剧与创伤中疗愈自己



生命银河中闪烁的星辰



用镜头阐释对生活的感悟和体验：
坎宁汉和薇薇安梅耶的艺术人生



小问答：

- 1、你有过和动物亲密接触的经历吗？
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 2、在养宠物的过程中，
你最大的喜悦和悲伤是什么？

终末盼望中的人类、

动物与生态复和

在日常微光中活出整全的生态灵性

撰文 / 潘怡蓉

引言

在21世纪，“孤独”已成为华人群体文化的显著特征。随着高龄化、少子化以及原子化社会的加剧，传统以宗族、家庭为核心的社交网络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疏离的异化感。在这样的背景下，动物——特别是作为相对狭义的“宠物”，在华人家庭中的角色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毛孩子”一词的盛行，反映出人类将情感依归甚至子女角色投射至非人类受造物身上。与此同时，大规模工厂化养殖、流浪动物危机以及物种灭绝，正将生态危机推向前所未有的全面爆发。学术界对此的关注，促成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动物转向”（Animal Turn）。[1]

然而，长期以来，受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二元论与华人传统实用主义的双重影响，华人福音派教会普遍呈现出一种“窄化”的救恩论。[2]救恩被简化为“灵魂得救”或“个人与上帝关系的修复”，而物质世界与非人类受造物，则被视为终将在末日被烈火销毁的“工具性存在”。

本文旨在建构一个当代华人基督教脉络的灵修学视角，以面对动物与生态议题。文章首先从受造论出发，论证动物具有源于上帝创造的固有价值；其次，探讨受造界整体更新中动物的终末位置；第三，以建立管家职分作为实践框架；最后，将反思导入华人教会的牧养现场，提出具体的牧养转型与灵修实践建议。

动物的固有价值与受造美善

在传统经院哲学与部分宗教改革后的神学中，非人类受造物的价值往往被定义为其对人类的有用性（Utility）。然而，细读《创世记》第1章，便会发现这种“工具性价值观”与圣经文本存在显著张力。在上帝创造人类之前，他已创造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走兽，而在每一步创造结束时，文本皆重复出现：“上帝看着是好的”（参《创世记》1:21, 25）。这个“好”是在人类受造、受托管理世界之前便已存在的。这表明每一种动物的美善与价值，首先是源于它们与创造主的直接关系，而非因为它们对人类有何种用途。动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被上帝所创造，并分享了上帝赋予受造的秩序。

当代生态神学家指出，动物在上帝的创造秩序中拥有其独特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它们不是毫无生气的“物”（Things），而是共同构成受造群体的“生命”（参《创世记》1:24）。[3]上帝与万物立约（参《创世记》9:9-10，挪亚之约的对象明确包括“一切活物”），这在救恩历史便确立了非人类受造物在神圣契约中的合法地位。因此，动物的价值是上帝赋予的，任何将动物全然工具化、商品化，乃至虐待或过度剥削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对上帝受造秩序的漠视与僭越。

终末论：受造界的更新与动物的可能位置

若上帝创造万物并称其为好，那么他的救赎计划就不可能仅局限于人类。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呈现了一个宏大的宇宙救恩愿景：“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参《罗马书》8:19-22）

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人格化的修辞，将整个非人类受造界描绘为一个正在经历产难之苦、切望救赎的主体。[4]受造界的“叹息”与“劳苦”，不仅源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因为它们也置身在人类堕落所带来的死亡与虚空之中。保罗进一步宣告，这个呻吟的受造界有一天将“脱离败坏的辖制”，与人类一同参与上帝终末的自由与荣耀。如果终末的“新天新地”是对原有受造界的救赎、医治与成全，那么，曾在历史中与人类共同受苦、共同赞美上帝的动物，必然以某种方式参与在上帝的终末计划中。[5]这意味着，以赛亚笔下“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参《以赛亚书》11:6）的异象，不应仅被灵意化为人类和平的隐喻——它同样指向一个物质与生态得着全面复和的真实终末实在。动物作为上帝奇妙创造的一部分，将在新天新地中继续彰显创造主的荣耀与美善。

以管家职分作为实践框架

确立了动物的固有价值与终末地位后，我们必须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日常中建立一套对待动物的实践框架。当代环境伦理学存在两种极端：极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将动物视为纯粹的经济财产，认为为人类利益可以任意剥削。[6]而生物中心平等主义（Biocentric Egalitarianism）则模糊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赋予动物与人类完全同等的道德地位，甚至陷入反人类文明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在两者之间，圣经提供了第三条路径：管家的职分。

奥古斯丁在“秩序之爱”（ordo amoris）的教义中指出，宇宙中的万物都应当根据其在上帝创造层级中的位置而得到相称的爱。[7]上帝是最高的存在，配得我们绝对的敬拜；人类作为唯一具有上帝形象并承担道德责任的受造物，在管理秩序中具有独特的代理人地位；而动物作为同伴受造物，应得人类的关爱与尊重。“秩序之爱”确保了我们对动物的爱不会演变成某种形式的物神崇拜，亦不会抹杀人类独特的管家职分（Stewardship）。[8]管家在上帝的受造世界以仁爱对待动物，意味着我们承认它们是上帝创造大家庭中有份的成员。[9]这种爱要求人类在面对动物的痛苦——流浪犬猫的苦难、工厂化养殖中的残虐环境——时，不应冷漠以对，而应生发出基督式的同理心与怜悯。照顾宠物每日的生活（喂食、清洁、就医、陪伴……），这些看似琐碎、重复的劳动，正是灵性的“隐藏操练”——在平凡中实践忠心的管家责任，荣耀那位创造万物的上帝。



篇幅所限，本文完整注释版请扫码阅读

都市处境的反思与牧养挑战

现代高度异化、孤独的城市文化产生了一个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是城市中“伴侣动物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人们将宠物溺爱至失去动物天性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对野生动物栖地的不断蚕食、对流浪动物的集体冷漠与弃养。在这种脉络下，华人教会需要在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牧养转型：

1. 温柔的临在

面对信徒将动物视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家人，传统华人教会往往轻率地将其标签化为“将爱错置”，甚至将这份情感贬抑为“动物崇拜”。然而，这种批判无疑是将处于疏离与孤独中的心灵进一步推向不被理解的边缘。相反，牧者应当具备敏锐的牧养智慧与慈悲的同理心，洞察到这一现象背后所交织的深层城市孤独、少子化社会的结构性压力，以及人类天生对亲密关系的灵性渴望。

另一方面，牧养应是温柔的临在与陪伴，并引导会众探索更为整全的生命连结。透过肯定他们与伴侣动物之间真挚的爱，进一步协助他们在上帝、他人、自我与受造万物这四重关系中，进行温和而健康的秩序重整（Ordo Amoris），使精神、情感与灵性得到均衡、饱满的发展，而非一味地压抑人类原初的美善情感。[10]

2. 宠物丧失悲恸的抚慰

当信徒经历伴侣动物死亡的时刻，其内心所承受的撕裂与悲痛，往往极其真实、深沉且绵长。然而，这种“失宠之痛”常被低估，信徒的眼泪常被视为“小题大作”或“过度滥情”，进而演变成一种无法在群体中被公开言说、不被承认的“剥夺性悲恸”（disenfranchised grief）。[11]

此时，教会应当张开双臂，将“与哀哭的人同哭”的恩典带入关怀现场。牧者需要将对逝去生命的哀悼，置于宏大的宇宙终末盼望（eschatological hope）框架之中，温柔地引导信徒思考：在上帝充满慈爱的创造与救赎秩序里，任何一份出于真诚的爱都不会白白浪费。每一声受造物的痛苦呻吟，天父都细细聆听；万物最终在上帝那永恒、慈悲的终末怀抱中，都有其最妥贴、最温馨的归宿。这样的抚慰能使信徒将伴侣动物的离去转化为一场充满盼望的交托。

3. 培育“受造关怀”的生态灵修学

华人教会的门徒训练与属灵导引，长期以来受19世纪末以降的敬虔主义（Pietism）以及基要派的影响，华人福音派普遍将“属灵”窄化为个人灵性的内省、或是堂会内部的事奉参与。这种将灵魂与肉体、教会与世界二元对立的神学视野，直接导致了整全“生态灵性”（ecological spirituality）的缺席。

为了扭转此一不足，教会应将“受造关怀”（Creation Care）有意识地纳入现行的主日学与门徒培育系统。这意味着属灵操练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谈论中，而是必须带领信徒走向受造的自然世界，让信徒重新意识到人类与非人类受造物同为“受造群体”的谦卑实存。[12]

另外，教会应积极参与推广低碳、减塑、拒绝掠夺式经济的友善动物消费方式。[13]在一个充满张力的世界中，基督徒借此活出受造界与上帝和好的见证，向世界预告天国终末的和谐愿景。

结语

本文所探寻的基督教动物灵修，绝非为了削弱人类独特的属灵地位。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深深领受了天父所托付的、那份尊贵的管理职分，我们才更被基督的爱所催逼，活出忠心管家的职分——在这个因罪恶、贪婪与城市孤独而略显微寒的世界里，用双手去拥抱、去守护那些与我们一同呼吸、一同叹息、一同盼望得赎的受造生灵。

面对当前华人都市里蔓延的疏离冷漠与全球性的生态创伤，我们需要走出冰冷、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孤岛，低下头来，用最温柔、最敏锐的灵性，去聆听身旁那与我们一同叹息、一同渴望着被爱与救赎的万物之声。[14]当我们在日常牧养的微光中，展现出对每一只小动物、对所有受造生命的细腻呵护时，教会便不再只是冰冷的宗教建筑，而是成为漂泊在城市孤独中的心灵最温暖的灵性避风港。这份带有温度的关怀，不仅医治了受伤的人类，更向世界悄然揭开了那幅万物共契、受造界在爱中整体复和的终末愿景。OCM

小问答：

1. 我们如何能从与宠物伙伴日常的交流中，反思自己该有的方式？

2. 与宠物伙伴相处，我做了哪些事，符合一个“好管家”的职分？



动物受苦， 上帝在场吗？

撰文 / 范范

从来不只是动物

我家楼下有一所宠物医院，每天还未开门，已经有一些主人带着患病的宠物，焦急地等待医生的到来。有人抱着一只老猫，手指抚摸它的头，像是在安慰它。有人牵着一只狗，狗已经没有力气站立，下巴贴在地上，眼睛半睁半闭。还有人坐在候诊区，眼睛发红，却努力控制着情绪，因为他不知道，在这样的场合哭，会不会显得“太夸张”。毕竟，那只是“一只动物”。

可是，对他来说，那从来不只是“一只动物”。那是每天晚上等他回家的生命，是他低谷时唯一没有离开的陪伴，是一个不会说话、却在家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成员。

在这样的场景中，人们彼此不认识，也在一种共同的脆弱中彼此理解。没有人会嘲笑另一个人的眼泪，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些眼泪背后，是一段真实的关系，是一段无法用“价值”衡量的陪伴。

就在这样的时刻，一个问题悄然浮现，而且变得异常沉重：动物受苦，上帝在场吗？

与人一样活在上帝面前

这之所以难回答，不只是因为它涉及神学，更因为触及经验。它不是书本上的抽象讨论，而是带着眼泪的问题。当一只猫在病痛中挣扎，当一只流浪狗在驱赶中发抖，当一只鸟从树上跌落，上帝是否在场？如果他在场，他如何在场？如果他不在场，我们又如何理解他对人的关怀？

我们平常谈苦难，往往先想到人的苦难。战争、瘟疫、贫穷、死亡，构成了许多神学讨论的核心。可是，当痛苦发生在动物身上，人们却很容易认为这是“自然规律”。这话听起来够理性，其实很快就将动物的痛苦从神学视野里移走了。仿佛只有人的痛苦需要解释，而动物的遭遇则无关紧要。然而，基督信仰却给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当然，圣经清楚承认人的独特地位。人按神的形象被造，被托付修理与看守的责任（参《创世记》2:15）。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站在受造界之外，像旁观者一样观察“自然”，或像主人一样决定万物的价值。

包衡（Richard Bauckham）在 *Living with Other Creatures* 一书中提醒，人必须知道自己也是神所造的，并且与神所造的其他受造物一同生活。[1] 这句话很朴素，却足以让我们以上帝视角看待动物的苦难：动物不是神人关系之外的附属物。它们与人一样，活在创造主面前。

圣经中的动物受苦

《诗篇》36篇6节有一句很特别的话：“耶和华啊，人民、牲畜，你都救护。”诗人没有把“人”和“牲畜”完全混为一谈，却把它们并列放在神的救护之下。这里至少说明一件事：神的看顾不只限于能够祷告、认信和解释自己痛苦的人。不能说话的生命，也没有被排除在神的救赎与怜悯之外。

《约拿书》结尾也是如此。尼尼微城中有十二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神用这句话结束整卷书，不像是随手补上一笔。约拿在意一棵蓖麻，却不愿意神怜悯一座城。神却把他的目光从个人的不快，拉向城里的人，也拉向城里的牲畜。林堡（James Limburg）在《约拿书》的注释中指出，人类和牲畜之间关系亲密，尤其在悔改场景中呈现出一种团结；人类、动物和土地都被视为神的受造物。[2] 费列咸（Terence Fretheim）在 "The Repentance of God" 一文中提醒人们要留意，圣经不仅提到牲畜与人一起参与悔改，也记载牲畜与人一同受到惩罚。[3]

这不等于动物具有和人一样的道德责任。狗不会犯罪，猫不会认罪，麻雀不会悔改。可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动物会被卷入人的世界，承受人的决定带来的后果。它们不会签约，却被人类的背约牵连；它们不会拜偶像，却可能因人的偶像崇拜、贪婪和暴力而受苦。

先知书尤其清楚地揭示这一点。《何西阿书》说，因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这地悲哀，田野的兽、空中的鸟，甚至海中的鱼都必消灭（参《何西阿书》4:1-3）。这里的动物不是为了增加灾难气氛才出现，它们承受的是一个破裂关系网络的后果。

《约珥书》更直接，蝗灾之后，不只是人在哀哭，土地悲哀，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甚至包括

牲畜，牛群混乱，羊群受苦（参《约珥书》1:10、18）。动物不是罪人，却成为灾难中的受害者。布拉滕（Laurie Braaten）在 "All Creation Groans" 一文中指出，在《约珥书》的画面中，人类与动物共同承受不幸，蝗灾使大地变为荒野，牲畜、五谷、果树都因人的罪而受到牵连。[4]

这就是动物受苦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它们不是道德主体，却真实受苦。一只被遗弃的狗，可能是源于人的冲动消费；一片被破坏的栖息地，可能是由于人的贪婪开发；一只受虐待的猫，可能是由于人的残忍。动物的痛苦，常常是人类世界失序之后落在弱小生命身上的缩影。

罪是如何影响受造界

这并不是把每一场动物的病痛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罪，圣经也没有鼓励我们如此简单粗暴地解释苦难。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相反的简化：把动物受苦都推给“自然”，然后不必思考，推卸人的责任。先知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人的罪不是关在心里的私人问题，它会影响受造界，落在那些没有语言替自己申辩的土地和牲畜身上。

费列咸（Fretheim）在 *Creation Untamed* 一书中讨论创造与神的世界时指出，人对未来常有宿命论式的理解，以为神已经安排好一切，所以人的行动，尤其是人对其他受造物的态度，都无关紧要。但他提醒，人类行为会影响其他受造物的未来。[5] 这句话今天看几乎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与动物之间的现状。我们常口口声声地喊着要关爱动物，却又参与制造一个让动物不断受伤的世界。

也正因如此，“动物受苦，上帝在场吗？”不能只停留在情绪层面。若神真的看见动物的痛苦，他的在场就不只是给宠物主人一点心理安慰，也会追问人的责任，揭露世界的破裂，并把我們帶向圣经中更大的创造与复兴盼望。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问：上帝会不会替每一只动物立刻挪去痛苦，而是在问：在一个动物也会呻吟的世界里，神怎样仍然是创造者、审判者、唤醒者和复兴者。

审判、哀叹与复兴

圣经首先让我们看见，动物的生命不是偶然闯入人类故事的配角，《创世记》反复说“神看着是好的”，这“好”包括动物，也包括整个受造界。冈萨雷斯在《创造：上帝眼中的瞳人》一书中提醒：全部受造物都在神的心意中，即使在未來，所有受造物仍与神紧紧相连，而这个古老传统却常常被遗忘。[6] 动物的价值不是因为它陪伴、娱乐、服务于人类，而是因为它是神所造的生命。

可是，神的在场不只是温柔的看顾，也包含审判性的光照。动物受苦常常揭露人的罪。马洛（Hilary Marlow）在其经典著作 *Biblical Prophets and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Ethics* 中强调，大地的受苦与人类的罪和痛苦直接相关，其余受造物成为传递耶和华信息的媒介。[7] 有时候，一只动物的伤口比人的辩解更诚实。它不会分析制度，也不会控告社会，可它的存在状态已经在问我们：人到底如何使用神赋予的权柄？

更进一步说，神也借着受造世界的震动，唤醒人的麻木、冷漠与迟钝。受造物不只是受害者，有时也成为神管教人的工具。《约珥书》中蝗虫、旱灾、

瘟疫等灾害被描绘为神惩罚人罪恶的工具。《约珥书》2章25节甚至称蝗虫为神“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这不表示自然灾害都可以被我们简单解碼为某项具体罪的惩罚，而是提醒我们，其余受造物不是中立、沉默、与神无关的存在。麦肯齐（John McKenzie）早在 "God and Nature in the Old Testament" 一文中指出，旧约中神与受造物之间有紧密联系，神常透过自然界与人互动。[8] 人若只把自然当资源，就会听不见这种提醒。

不过，圣经没有把故事停在审判和哀叹中，神也作为复兴者在场。圣经中的盼望不是人类灵魂逃离世界，而是神重新安置人和其余的受造物。《以赛亚书》35章描绘旷野和干旱之地欢喜，沙漠开花（参《以赛亚书》35:1）。这不是单单讲人心里的安慰，也不是只讲民族命运的翻转，而是整个受造界的更新。若把欢乐的对象都预设为人，就容易落入人类中心，削弱文本本身的力量。利斯（J. J. Johnson Leese）在 *Christ, Creation, and the Cosmic Goal of Redemption* 一书中指出，在末日所有受造物要从束缚中被解救。[9]



重新进入正确关系

这让我们重新理解“宠物会不会上天堂？”这个问题。圣经没有用现代人期待的方式回答每一只宠物死后的细节，我们也不必刻意揣测圣经没有明说的事，但圣经有明确教导的地方，我们也不该忽视。圣经确实给出一个比“宠物未来去向”更大的盼望：**神要更新的不只是人的内心，也不是单纯恢复人的属灵热情，而是使神、人和其余受造物重新进入正确关系。**默里（Robert Murray）在 *The Cosmic Covenant* 一书中指出：盟约概念具有宇宙性，不仅包括人，也包括所有动物。[10]

这并不削弱人的独特性。恰恰相反，只有当人重新承认自己也是受造者，才可能正确承担神形象的责任。人的尊贵不在于可以任意支配其他生命，而在于可以在受造界中代表神的公义、怜悯和照管。若人滥用神所给予的权力，那么动物的受苦就会成为一种审判性的镜子，让人看见自己已经偏离了受造者的位置。

所以，关心动物可以成为一种属灵操练，但它也需要被福音校正。我们可以爱宠物，可以为它看病，可以因它离去而哀哭。这样的眼泪不必羞愧，因为悲伤说明爱曾经真实存在。可是，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把宠物变成情感偶像，试图透过它承载只有神才能承载的安慰。

我曾在主日崇拜时留意到一位姐妹神情焦急，崇拜后，匆匆离开。后来才知道，那天出门前，她的宠物猫突然呕吐，她一直担心它的情况，急着回家带它去看医生。

坦白说，我起初并不太理解。那时我心里甚至有点不以为然：信徒怎么可以为一只宠物牵挂到这个地

步？后来我才发现，需要被圣经修正的，也许不只是她对宠物的爱，更是对受造生命的轻看。

一个人为宠物离去哭泣时，我们不必急着纠正他：“别难过，它只是动物。”更好的做法，也许是陪他承认：这是神所造的生命，它曾经陪伴过你，它的痛苦不是毫无重量的事。

他确实看见麻雀

回到最初的问题：动物受苦，上帝在场吗？

答案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在”。神的在场，并不意味着痛苦立刻消失，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解释所有痛苦。神的在场，意味着审判者不会无视人的残忍和贪婪，复兴者应许受造界不会永远停留在叹息中，也意味着那位怜悯人的主，允许我们为一只动物的痛苦认真哀伤。

耶稣说：“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参《马太福音》10:29）我们常用这句话安慰人，说神既看顾麻雀，岂不更看顾我们？这当然是正确的释经原则。但在进入这个推论前，也许我们应该先停一下，意识到这个事实：神确实看见甚至珍视麻雀的价值。

如果上帝看见一只麻雀，那么他也看见宠物医院门口的那只老猫，看见街头流浪的狗，看见荒野里受伤的鸟，也看见因人的罪而叹息的受造界。

我们信靠的，正是这样一位上帝：他看见人的眼泪，也没有漏看一只落在地上的麻雀。^{OCM}



注：

1. Richard Bauckham, *Living with Other Creatures: Green Exegesis and Theology*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2. James Limburg, *Jonah: A Commentary, OTL*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3), 82-83.
3. Terence E. Fretheim, "The Repentance of God: A Study of Jeremiah 18:7-10," *HAR* 11 (1987): 111.
4. Laurie J. Braaten, "All Creation Groans: Romans 8:22 in Light of the Biblical Sources," *HBT* 28, no. 2 (2006): 142.
5. Terence E. Fretheim, *Creation Untamed: The Bible, God, and Natural Disasters*, TECC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0), 154-55.
6. 胡斯托·冈萨雷斯, 《创造: 上帝眼中的瞳人》, 吴蔚芹编, 区可茵译, 活现·教义系列 (香港: 基督教文艺, 2017), 55.
7. Hilary Marlow, *Biblical Prophets and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Ethics: Re-Reading Amos, Hosea, and First Isaia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4.
8. John L. McKenzie, "God and Nature in the Old Testament," *CBQ* 14, no. 1 (1952): 18-39.
9. J. J. Johnson Leese, *Christ, Creation, and the Cosmic Goal of Redemption: A Study of Pauline Creation Theology as Read by Irenaeus and Applied to Ecotheology, LNTS 580* (New York: T&T Clark, 2018), 158.
10. Robert Murray, *The Cosmic Covenant: Biblical Themes of Justice, Peace, and the Integrity of Creation* (Piscataway, NJ: Tigris, 2007), 27-43.



慢一点，不是为了逃离，是为了不把自己弄丢



以心换命？——从旧约先知视角看《杀破狼 II》的器官交易



婚姻十年，我的“搭子”是妻子：在轻陪伴时代，守住所爱一生



作者资料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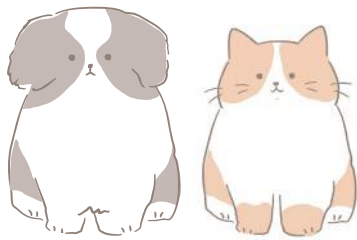
90后，来自中国河北省邢台市，现居新加坡。2019年起就读新加坡神学院，已获道学硕士、神学硕士，目前正在进行神学博士的研究写作。已婚，育有三个女儿。

小 问 答

1. 宠物生病受苦时，你陪伴它是出于怎样的原因？

2. 很多人有神与我同在的经验，你是否在某一时刻也感受到神与宠物同在？

善待受造之物，
生命变得丰富而立体



——新生代“铲屎官”对话录

撰文 / 陈恩加、饶柏、小水

他们，生活在中国某城。除了日常工作，他们还有另一个幽默、接地气的身份——“铲屎官”。或许是因为某些机缘，他们与独立于人类生命之外的“他者”建立了亲密联结。“第三者”的闯入，让生活也变得多了一分乐趣与担当。

他们相信，万物皆是上帝美好的创造，宠物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朝夕相伴的伙伴，更是温柔的生命课堂。

本期访谈，邀请几位新生代养宠人，分享彼此陪伴的暖心日常。在照料、相守与治愈的时光里，看见无条件的接纳、默默的忠诚，读懂何为善待受造之物、付出温柔与爱心。在与宠物相处时，他们的生命也变得丰富、立体。

愿这些真实故事，让我们在人与生灵的相遇中，体会信仰里的谦卑、责任与恩典。

与谈人

陈恩加（简称 陈，90后码农，现居杭州）

饶柏（简称 饶，90后独立译者，自由撰稿人，现居武汉）

小水（简称 小，90后设计师，现居昆明）

|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Q：你现在养的是什么宠物？名字叫什么？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收养它？那时候的心态和收养后的心态，有什么不一样？

■ 陈：我现在养的是一只美短加白品种的猫（就是身上有美短的纹路，同时又夹带着一片纯白色的毛），名字叫“芝麻”。三年前，有一次在电梯里看到有人贴告示说自家猫生了一窝，因为家里已经有好几只猫，所以想卖掉几只。刚好我和太太结婚以来一直很想养猫，而那户人家就在我家隔壁那栋楼，我们过去看，立马喜欢上了。当时其他几只已经被人买走，就剩这只“待价而沽”，我们赶紧买了回来。

刚接回家时既开心又担心，怕它换了环境适应不好，就像“刚做父母”的人对待新生儿一样，对它关爱有加、问寒问暖（虽然它听不懂）。后来它慢慢长大，虽然脾气很好，但也很调皮，经常惹我们发火，比如经常跳起来扒门把手、挠皮质的椅子、偷偷跳上台面去舔水龙头的水等等，揍一顿后老实一下马上又忘了。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现在的心态，那就是“爱恨交加”。

■ 饶：我（准确来说是我们家）现在养着三只猫，分别是美短、英短和缅因，名字分别是萌萌、格格和Luna。

格格是先来到我们家的。当时我们有一只猫，在手术后突然离世（后文详说），一位朋友听说后，为了安慰我们，就告诉另一位家里养了至少13只猫的朋友。朋友非常理解失去爱猫的痛苦，就送了我们一只。它原名大g，的确，是奔驰那个大g。

这位朋友直言不讳，说它老和其他猫打架，搞得自己没朋友不说，还总是影响家庭（包括猫家庭）和睦，所以刚好“打发”到我们家。但我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爱搞事”的家伙，给它换了名字。结果这几年下来，它是最乖的一个。

萌萌和Luma是同时来到我们家的。有一次妻子逛闲鱼（中国的闲置二手交易平台，编注），看到一个求领养说明。主人去了日本留学，短期内无法回来，但家人怕猫，两只猫被照顾得不好。当我们去接它俩的时候，那个体型对我们来说相当震惊，尤其是那只缅因猫Luna，比很多小狗都大。

从此，我们家就有了三只猫，那是2022年，它们都超过了六岁，萌萌好像更大一些。那时我们家二女儿还在母腹，直到几年后三女儿出生，三娃三猫才正式聚齐。

■ 小：我现在的宠物有两只，第一只是母猫叫“熊熊”，今年14岁；第二只是公猫德文卷毛，名叫“能能”，4岁。

熊熊是2013年我刚大学毕业时接手的，原本是朋友家的猫，当时它才一岁。朋友妻子怀孕，受传统观念影响，家人认为孕妇不能养猫，只能为它寻找新主人。此前我见过熊熊，知晓它是同窝小猫里被猫妈妈冷落的那一只，心生怜悯，便将它接回家中。

能能则来自教会姐妹。2020年这位姐妹状态低落，想养猫排解情绪，向我爱人咨询大量养猫知识，后来索性做起德文猫繁育生意。我们曾和她提过想养第二

只猫，2023年，她猫舍里有只小猫错过最佳售卖年纪，需要靠谱领养家庭，便询问我们。我和爱人为此祷告一个月，内心满有平安，于是接回了能能。

取名也有巧思，第一只叫熊熊，第二只便取“熊”字少四点水的“能”，呼应歌名《能不能》，十分有趣。当初领养时只想着怜悯、帮忙安置，真正饲养后，早已把两只猫咪视作家人，满心珍惜这份长久相伴。

Q：养宠过程中是否有特别抓狂、悲伤、甚至想放弃的时刻？会如何面对？

■ 陈：特别抓狂的时候绝对多了去了。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些，记得有一次，它跳起来扒门把手，把家门打开了个缝，我下班回到家才发现。结果它被我暴揍一顿，同时为了防止类似事情发生，我们特地买了婴儿锁。还有就是被蹭到发黑的墙角的墙布。想放弃的时刻，可能就是每次铲猫砂的时刻，几乎让人臭到晕厥，有时候就想下班回来都那么累了，还要干这些额外的体力活。

我有时会把这些过程当作服侍“他者”和磨炼自己性情的一个机会，即使“他者”只是一只猫，而我自己又时常忍不住揍它。养宠物能够反应当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时的真实态度，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一过程，让自己变得更温和、有耐心。

■ 饶：最抓狂的恐怕是萌萌多次在我们的枕头上撒尿。除此之外，其他都在正常范围之内。试想，当你结束了一天的劳累，舒舒服服洗了澡，正打算躺下，以睡眠给这一天画上句号，却瞬间闻到了不详的味道。枕头上的那一摊印记和淡淡的潮湿让你确认无疑，在痛惜爱枕（据我们的多次努力，猫尿几乎难以洗净根除）时，心里又如何不奔跑过千军万马。

但每当我们想要找萌萌理论，一看到它已经有些迟缓的老态和呆萌的大眼睛时，我们又不忍心了。只好默默弃旧图新，我们为此已经至少换过五六个枕头了。

■ 小：自始至终我从未有过放弃它们的念头。熊熊性情安静温顺，除了几次生病外几乎从不添麻烦，从来不会让人抓狂。两只猫咪都属于二次领养，曾经被原主人转送，我十分清楚被迫离开熟悉环境的滋味，绝不忍心让它们再经历一次分离。

我和爱人年少时都有过遗憾，小时候家里饲养的猫狗常常被随意送人。这些经历在我们心里留下很深的执念：一定要完整陪伴自家宠物走完一生，亲自送它们离开。

即便猫咪生病、深夜折腾，或是日常清洁、喂食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心中也只有心疼，没有厌烦。难过时会静心祷告，安抚自己的情绪；遇到猫咪身体不适，就耐心带去就医、细心照料。在我看来，既然选择接纳它们，就要承担到底，长久的陪伴本身就是一份承诺。



Q：宠物身上哪一种特质，常让你联想到信仰中的美好品格？

■ 陈：宠物对人的依赖是最触动我的。比如只要哪天早上起来发现它一直朝我不停叫，大概率就是断粮或者水喝完了；有时我躺在沙发上，它也会跳上来踩我的肚子，或者干脆躺在我肚子上，这种亲密感非常美妙。

我想到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如此，就像《圣经》上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需要经常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罪恶和无力。而实际上，我并没有经常选择依偎在上帝怀抱里，也没有像猫咪那样一旦发现没吃没喝就赶紧来到主人身边叫唤，遇到问题我更多先想到怎么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而不是条件反射一样来到上帝面前祈求。圣经中的“浪子比喻”里提到一位离开父亲出去独自闯荡的小儿子，而一只家猫如果离开主人的照料，自己去到野外求生，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离开上帝也是如此。

■ 饶：相比野猫，家猫的幸福程度、温饱、饮食、良好的如厕环境、家主的爱、与其他猫类同胞的相处、医疗条件、零食等等，都是高指数的。换句话说，它们不用工作，也没有先使出招数吸引我们，我们才决定收养它们。换言之，在我们知道它们的品性之前，就已经决定要养它们了。它们来，只是享受。至今我还未曾看到它们为明天猫粮盆里是否有粮、或是否会被赶出家门而忧心忡忡。

作为几年来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它们的确悠闲、自由、话不多、极少折腾人，几乎没有爆发过较大的冲突，也没有拉帮结派，偶尔会为了更舒服的地盘争抢一下；吃饭时，它们自觉排队，肚子饿了就来卧室门口轻轻呼唤。我们回家时，格格最喜欢到家门口欢迎，Luna最喜欢坐在我们身边，萌萌喜欢躺在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 小：能能的特质，常常让我联想到信仰里纯粹、热切的追求。能能极度粘人，只要看见我和爱人，就一刻不离地贴在身边。哪怕我需要安静独处灵修，它也会反复跳到我怀里，即便我一次次把它放到地面，它依旧会毫不犹豫重新依偎过来，执着又热忱。

某天我忽然感悟，我们与天父之间，本该拥有这样紧密热切的关系。能能如同磁铁一般，时刻想要贴近主人，这份毫无保留、不知疲倦的亲近，正是我向往的属灵状态。

它不会因为我的冷淡、忙碌就退缩，始终主动奔赴、渴求陪伴。反观自身，我常常因琐事忽略亲近天父，很难做到这般持续主动。能能毫无条件的黏附、不被拒绝消磨的热忱，时刻提醒我：应当像它渴求主人一样，主动、持续地靠近、渴慕天父，不被忙碌和冷淡阻挡，以全然赤诚的心寻求主的同在。



Q：你觉得宠物是否有灵性？你们之间会有某种心领神会吗？

■ 陈：宠物确实有灵性，记得有一次晚上，我吃坏了肚子半夜起来上吐下泻，第二天太太告诉我，说昨天晚上芝麻在厕所门口看到我异常的样子，眼神里流露出了一种担忧。有时我给它开猫罐头的时候，它只要一闻到味道就会屁颠屁颠跑过来，在我脚边不停叫。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就像一个期待出去春游的孩子一样。更多时候，可能是它躺在某个地方休息，我叫它的名字时注意到一个细节：虽然看起来它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姿势，头、脚该放哪儿还是放哪儿，但是每次听到我叫它，都会扬起尾巴拍几下，大概是“我听到了别再喊我了”。总之，虽然它不会说话，但是它确实能够领会一些来自人类的表达信号。

■ 饶：如果说灵性，我的理解是，上帝对各类生物创造的机能有所不同，而有一些机能的表现形式，让我们惊叹。我们还养过一只狗——萨摩耶，取名朵拉，也是闲鱼领养，大约从2020年养到2023年。因为要同时照顾两个孩子、三只猫，实在力不从心，遂送往农村老家。这是一只调皮又善良的狗。

每次出门时，它都会在阳台窗户边目送我们离开。在屋里的人毫无察觉时，它能听到我们远远归来的声音，飞奔到窗旁张望。当我们在楼下和它热情挥手后，它一路注视我们进入单元门，紧接着便给我们打开防盗门（是的，它习得了这项技能，每天都有几次为家人开门，但从未给外人开过门）。它坐在那里，摇着尾巴等候，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 小：我坚信宠物拥有灵性，生活里无数瞬间都能感受到彼此无需言语的默契。

老猫熊熊天性胆小，家中只要有外人来访，总会躲起来。可每当我们举办小组团契、众人安静祷告时，它会主动走出来，慢悠悠蹭过每一位在场的人，温顺又安静。

能能则格外懂祷告的时刻。每当我们为他人代祷，它总会立刻跑到当事人面前，仿佛想要一同参与祝福；每到夜晚我和爱人睡前祷告，它会径直跳上床，卧在我们两人中间，静静地陪着我们。

它们能分辨家中安静祷告的氛围，感知到此刻的温柔与平和，主动靠近、参与其中。无需呼唤，它们能读懂我们当下的心境，主动给予陪伴，这种无声的共鸣，让我真切感受到小动物独有的灵性与感知力。

Q：陪伴宠物的过程里，哪件小事治愈过你的情绪与内心？

■ 陈：一次午后，我因一些原因身心非常疲惫。我躺在沙发上，内心有一种绝望和无力感。想着睡个午觉缓解下，结果刚关灯，芝麻也跳到了沙发上，然后在我肚子上来回巡逻几次后，趴在我与沙发的空隙里和我一起睡觉。那时我内心突然涌上一股温暖，觉得即使天塌了还有一只猫咪陪伴我，而它贴着我的腰睡觉，把自己的体温也传导给了我，似乎是一种无声的关心和支持。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后心情确实好了很多。

■ 饶：Luna特别擅长在它所判断的紧急情况下关心孩子。有一次，孩子不知是摔了还是怎的，一下子大哭起来。Luna急忙跑到孩子身边，站起身，将前爪搭在孩子肩膀上，把脸温柔地凑过去，待孩子情

绪稳定后，它才默默离开。这样的事情出现过好多次，但它只对小一点的孩子这样做，但凡孩子大一些之后，它或认为自己也管不着、使不上劲了。

■ 小：两只猫咪都曾用细碎的小事抚平我内心的焦虑。

熊熊刚到家时十分戒备，整整一个月都抗拒和我们接触。我们耐心轻声陪伴、慢慢投喂，一点点消解它的防备。某天夜里，它主动跳上床，卧在我的脚边，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它放下戒备、全然信任我们，巨大的幸福感涌上心头。熊熊格外在意我和爱人的相处，每晚我们二人都上床休息，它才肯跳上来相伴；若是我加班深夜归家，它不会独自睡觉，安静趴在客厅等候，等我到家才一同上床，默默等候的模样总能消解我一天的疲惫。

能能则自带热烈的治愈力量。初次接到它时，刚从运输笼拿出来，它就伸着爪子想要拥抱我们，大声喵喵地叫着想要靠近。很少有人给予我这般毫无保留的热烈爱意，到家后它直接扑到我们身上。低落疲惫时，它毫无保留地亲近，总能让人觉得温暖又被需要。

一静一热两种温柔，长久治愈着我的负面情绪。



Q：有没有哪些和宠物/动物有关的电影或好书，间接帮助你更好地对待它？

■ 陈：有一部纪录片叫《猫的秘密生活》，讲的是科学家通过给英国一个村庄里50只家猫佩戴GPS和微型摄像头，然后让它们出门随便逛，以此揭开猫咪出门后的“双重生活”。这部纪录片记录了猫咪的活动范围其实非常大，甚至会去丛林里探险；有的猫则有着严格的时间共享机制和复杂的社交网络；还有的猫在家里表面看起来很温柔，但一到野外转身就变成捕猎高手。我从中学到的一个小知识是：猫的脸颊和身体分布着许多气味腺，它们喜欢通过磨蹭，将自身的信息素留在蹭过的物体上，宣告它们属于自己。难怪我家的猫时不时也喜欢蹭我，原来它和人一样，通过这种肢体间的接触，表达一种亲密关系！

■ 饶：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以猫的视角，讽刺地观察着人世，用猫言猫语道破人性。虽然这是文学手法，但我也常会想：它们的眼睛究竟如何看周遭的世界，以及它们如何感受着我们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希望它们在家里是自由的，舒展的，不受惊吓的，身体和精神都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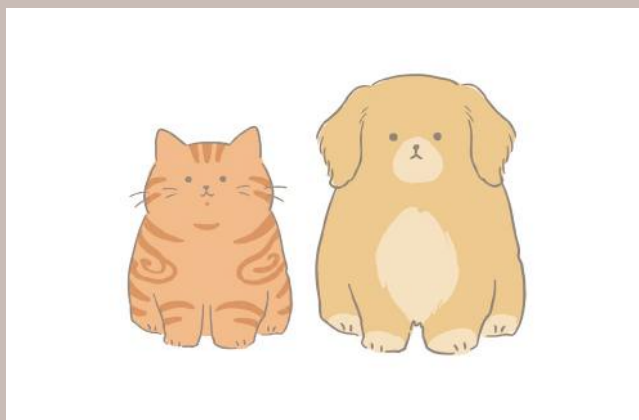
还有一本书是村上春树的《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村上春树以爱猫出名。他在书里提到小时候的一段经历，说他的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他和怀孕的母猫去到海边，把猫丢在那里。结果他们回家后，打开玄关的门，发现刚刚扔掉的猫已经竖起尾巴亲切地迎接他们。他的父亲由惊讶转为叹服，最后还松了口气，父子俩因为没有真正遗弃成而松了口气。自此以后，他的父亲再也不动弃猫的念头。这本书主要描述的是作者与父亲的关系，但书的首尾都是猫的情节。仿佛它是一个共同记忆的承载者，共同岁月的亲历者，有时也成了连接人与人的一道桥梁。

它们不只是作为猫科动物类有归属的宠物参与着我们与家人的生活，也是作为独立的活物，与我们寄居于此，见证着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 小：我很少专门阅读、观看和动物相关的书籍与影片。这类作品大多围绕离别、病痛、死亡展开，整体情感浓度很重，很容易让我沉浸悲伤情绪，因此刻意减少接触。

我对待猫咪的温柔与耐心，并非来自文艺作品，而是源于自身的成长经历与信仰感悟。年少时没能守护好小动物的遗憾，让我懂得珍惜当下；日常读经、祷告中收获的包容、温柔与责任，指引我善待家中两只猫咪。

比起借助影视书籍学习养宠心态，我更愿意在真实的朝夕相处中磨合成长。亲自照顾它们吃喝、应对病痛，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学会包容生命的脆弱，懂得耐心接纳小动物的天性。真实的相处体验，远比故事里的情节更能教会我如何温柔守护生命。





Q：照顾宠物的琐碎日常，如何重塑了你对“付出与责任”的理解？

■ 陈：“付出与责任”不一定有多震撼，它往往发生在日常的缝隙里。有时早上赶着出门上班，即使时间再赶，只要看到猫粮或水没了，我还是选择停下，把空的碗填满，以免一整天它挨饿或者口渴；有时下班回家即使很累了，但一闻到猫砂盆悠悠的臭味，仍然选择戴上口罩直面惨淡的日常；而洗手间被掰松的门把手，也选择一次次把它拧紧。

这些小事有时候确实会让我觉得无奈和疲惫，但全当为以后养娃“预演”了。更何况养娃比养猫还要繁琐得多。我有时候会PUA自己：如果连宠物都养不好，那还提什么养娃？虽然调皮的本性仍然没有改掉，但看着芝麻在我们的照料下一点点长大，内心还是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感，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 饶：既然被冠以“铲屎官”之名，每日处理猫便便就成了雷打不动的事情。毕竟如果不第一时间处理，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气味，偷懒不得。每月固定两包在沃尔玛购买的惠宜猫砂，准备好每次铲猫砂用的各种袋子，再及时把它们扔到垃圾箱。无论它们如何可爱、温顺，我都不得不处理它们所产出的污秽。除此之外，各种疫苗、驱虫药、剪指甲，每日两次用洗地机清洁它们脱落的毛……无论如何，我们的衣服上总是粘着猫毛（当然，这已不再对我们造成困扰）。

总之，我要表达的是，所有美好与看似不那么美好的全部，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种种情况，都被视为某种“付出与责任”吧。

■ 小：日复一日照料猫咪的琐碎日常，让我重新读懂付出与责任，也在这个过程中治愈了曾经的自己。猫咪生病时，会把最脆弱无助的一面全然交付给主人，这份全然的信任，让我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从前我总容易自我否定，而照顾病痛中的小猫，尽力守护弱小生命，让我收获自我认同。

儿时我被动接受与小动物分离，长久留存无力感。如今我有能力照料两只猫咪，自主承担喂食、清洁、看病、陪伴所有事务，完整承担一份长久的责任，弥补了年少的遗憾。

喂养、清理、深夜看护、定期体检，每一件琐碎小事都是不求回报的付出。这份付出仅仅出于守护生命的本心。我渐渐明白，责任不是负担，而是主动接纳弱小；付出也不必追求回报，单纯守护本身就更有意义。在持续付出中，我变得更有担当、内心更丰盈。

Q：面对宠物的生老病痛，信仰带给你怎样的心境与思考？

■ 陈：宠物和人一样会面临痛苦和死亡，只不过它们的寿命比人短许多，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作为主人，你只能通过它的行为或表情看出它的痛苦，但不知道它哪里痛、有多痛。但圣经里说，上帝是无所不在且无所不知的，所以我相信他能像知道人的处境一样，知道动物遭遇的痛苦。

此外，宠物的生老病死，也提醒我：其实自己和它们一样脆弱，有一天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珍惜和它们相处的每一天，同时也珍惜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每一天。更何况，相比动物，人类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我们更要关注自己的身、心、灵，是否在上帝那里得到滋养。

■ 饶：养三只猫前，我还养过三只鹦鹉（2019-2020年），当时妻子正怀着大女儿。我们先买了两只，一只是绿色虎皮鹦鹉，另一只蓝色系虎皮鹦鹉。

两只鸟儿非常讨喜，也很亲人，从最开始的不信任，到让你放在手上把玩，再到打开鸟笼，每天在家里“自由”一阵，还能乖乖飞回笼里。再到后面我们带到小区的草地上，它们双双在低空处飞行，或飞到树梢上，但当你轻敲鸟笼，呼唤它们时，它们毫不犹豫地飞回。

后来，据我的判断，是那个喝水装置的问题，一只鸟不慎溺亡。后来我们补了一只。第二只死于冬

寒，冬天的窗户边。第三只，有一次我们开着窗，打开鸟笼清理赃物，它便轻盈地飞走了。那一刻，我们心里也竟有了轻松之感，虽然有一点点的失落，但仿佛知道就应该如此。

后来我们养了婚后的第一只猫。疫情期间，当时一个同事收养了一只怀孕的流浪猫，生了五个崽，我们养了最小、颜值也是最高的一只，取名“法兰西”。这只猫给我们和孩子带来了快乐，我们也见证了它的成长，从手掌大长成十几斤的大酷猫。这只猫是和我们大女儿一起长大的，经常和女儿在一起午睡，陪妻子练琴。我晚上工作时，它就上到桌子上静静地陪着，或者安安静静坐在我的腿上。

它的离世是场意外，我们送它去做绝育手术，术后需要住院观察一天。第二天大夫上班时，它已经断了气。这是让我们最难接受的一次宠物离世，如此突然，仿佛心里的某个东西一下子没有了。当时妻子正怀着二女儿，心情极为悲痛。我们从医院把它领回，埋葬在家附近的一处湖边。有段时间，我们沉浸在失去爱宠的悲痛中。

面对这不可挽留之痛，让我想到了《纳尼亚传奇》中的一个桥段：小男孩迪格雷的母亲身患重病，生



命垂危。为了寻找能治愈母亲的魔法苹果，迪格雷来到纳尼亚，并见到伟大的狮王阿斯兰。小男孩向阿斯兰哭诉，祈求他能治好他的母亲。阿斯兰听完他的请求后，低下头，眼中闪烁着巨大而善良的泪光。阿斯兰对他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知道。悲伤是巨大的。在这片土地上，目前只有你和我知道这份悲伤。让我们彼此善待吧（Let us be good to each other）。”

■ 小：熊熊现已14岁，一生经历三次手术、多次住院，随着信仰日趋成熟，面对它的病痛，我的心态也发生巨大转变。

早年熊熊遭遇流产、子宫蓄脓需要摘除手术时，我对信仰认知浅薄，一旦它生病，便满心自责，不断自我定罪，总觉得是自己照料不周才让它受苦，长久陷入焦虑悲伤。

如今再面对它衰老、生病、住院，我学会依靠信仰安放心绪。不再一味苛责自己，明白生命本就脆弱，病痛是受造之物必经的过程。我会静心祷告交托，同时踏实做好医疗照料，尽力给予医治与陪伴，放下无谓的愧疚。

信仰让我接纳生命的脆弱与局限，不惧怕衰老与离别。我明白猫咪的生命由神掌管，我只是受托守护，尽力照料。即便未来要面对离别，也相信所有受造之物都在神的恩典之中，不必沉溺绝望。依靠信仰，我得以从容面对宠物的衰老与病痛，心怀平安，温柔走完相伴的全程。



Q：你如何理解：基督徒养宠，是对上帝受造之物的一种“管家式守护”？

■ 陈：在《创世记》中，上帝托付亚当修理与看守（work and keep）。这个表达其实非常特别，摩西五经中只有在提到利未人在会幕中的职责时才提到过类似表达（参《民数记》3:7-8）。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帝赋予了看起来简单、重复、枯燥的工作以神圣性。虽然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再像伊甸园那样美好，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好好照料自己的植物和宠物，不失为一种对伊甸园场景的“微型”复刻。

这个世界上会有自私狠毒之人选择虐待动物、弃猫、弃狗，甚至弃婴，当基督徒选择好好照顾身边的宠物时，除了能够让自我得到欢愉之外，也是一种向世界的宣告：我们不会随便丢弃它们，因为它们也是上帝创造的生命。宠物不仅是我们花钱买的，它更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从宠物身上能反应出主人对这一“托付”是否忠心良善，这正是考验基督徒是否做到了“管家式守护”。

■ 饶：其实还是回到前面说的，如果只盯着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的期待，却不愿好好面对它生老病死、吃喝拉撒、时不时还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的现实，就不要迈出这一步。不如买些猫粮，有空时喂喂小区里的流浪猫，这也不失为对身边小动物力所能及的照顾。然而，一旦养在家里，它就是生灵，是家人和孩子，我们理当像对待亲人一样，彼此陪伴和守护。

■ 小：多数人养宠只会想到陪伴与责任，很少关联“管家”一词，但日常饲养的种种细节，本质就是管家式守护。购置用品、日常打理、生病医治、长久陪伴，都是受托管理神所造生命的过程。

神将猫咪交付于我，是依照我的能力安排，无需盲目攀比。网上很多人过度投入财力，让宠物的生活极尽奢华，或是将宠物当作人生全部重心，这并非合宜的管家心态。

基督徒养宠，“管家式守护”会多一层属灵功课：接纳自身的有限。宠物是神托付我看护的受造之物，而非人生的中心，不必用他人的饲养标准苛责自己。不必强求猫咪完美顺从，也不必透支自己去供养宠物。

在日复一日守护猫咪的过程中，这份管家的心态不断陶造我的品格：学会节制、忍耐、感恩。我只需凭现有能力尽心照料，接纳自己能力有限，依靠神的恩典温柔守护。善待受造之物，做好受托的管家，在照料小动物的过程中，学习谦卑、节制与感恩。





Q：和宠物相处时，有没有某个瞬间让你感受到安静或愉悦的心灵共鸣？

■ **陈：**有时我在客厅把灯都关了，然后打开投影仪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想“猫去哪了”，结果一看它也在沙发旁安静地盯着幕布。这种我和它好像在一起欣赏一部电影的感觉或许可以叫作心灵共鸣吧！

另外，我在书房看书或工作时，芝麻就会在门外喵喵叫，吵着也要进来，我于是会把它放进来。有时我在用电脑，它就会跳上来在我电脑前面跨过来跨过去，甚至直接蹭我的屏幕，真是好气又好笑；有时它则趴在我的脚边睡觉。有时读到一些让我印象深刻的段落，特别想找它分享，可惜它听不懂。这种和宠物安静呆在一起的时光，真的特别珍贵。

■ **小：**安静与愉悦两种心境，恰好对应家里两只性格截然不同的猫咪。

和熊熊相伴时，总能收获平和安静的共鸣。它生性疏离温顺，多数时候独自安静趴在一旁，我们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偶尔它缓步过来蹭蹭我的手，无需喧闹互动，仅仅同处一室，内心就十分安宁。独处的时光里，它沉默的陪伴，抚平我内心浮躁。

能能则带来热烈愉悦的心灵共振。每次出差多日归家，开门的瞬间，它总会一下扑到我身上，不停蹭蹭、叫唤，毫无保留地表达思念。被这样热切迎接时，强烈感受到自己被惦记、被需要，满心欢喜。

一静一动两种陪伴，形成截然不同的心灵共鸣。两种治愈时刻交替出现，让平淡日常满是温柔。OCM



跳出 人类中心幻觉

——当猫、山川、海洋开启“无声敬拜”

撰文 / 盐系传道

安静、真实地活着

我喜欢猫，也养过三只猫。相处久了，我慢慢发现，猫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安定。猫不像狗那样热烈，也不太急着讨好人。它愿意亲近你时，会轻轻走过来；不想理你时，也会毫不犹豫转身离开。它好像从不觉得自己需要解释什么。

有时，它醒来，伸个懒腰，走到阳光落下的地方，慢慢趴下。它安静地在那里，尾巴偶尔轻轻摆动，耳朵捕捉细微的声音，眼睛半闭着，好像已经进入一种我们很少触及的安息。

养宠物的人大概都熟悉这样的时刻。它们高兴时摇尾巴，害怕时躲起来，饿了就找吃的。它们不完美，有时也很烦人。猫会在你最忙的时候踩键盘，狗会在你刚拖完地后把爪印留得满地都是。可是，它们身上有一种安定，不需要费力成为别的东西。

这种安定，并不是因为它们的世界没有危险，也不是因为它们的生命没有限制，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试图成为“别的存在”。它们不需要通过表现来证明自己是谁，也不需要通过比较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它们只是按着受造的样式安静、真实地活着。

★ 宇宙性的赞美

也正因此，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想“赞美”。如果赞美不只是开口说话，不只是唱出美妙的旋律，也包括一个受造生命按着神所赐的本性活在他面前，那么动物的存在就不再只是陪衬。它们不会讲神学，不会唱诗，却能以自己的方式，提醒我们什么叫受造物在神面前各从其类，各居其位。

这让我们思考：动物会赞美神吗？

如果赞美一定要有清楚的语言、理性的认信、系统的教义表达，那么动物当然不会。[1] 如猫不会唱诗，狗不会背信经，鹦鹉不会解释救恩论。但《诗篇》148篇却把我们带进一个更辽阔的敬拜场域：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地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大鱼和一切深洋……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都当赞美耶和华。”（参《诗篇》148:1、3、7、9、10）

这是一首宇宙性的赞美诗。人类当然在其中，但并不是唯一的声音。诗人没有把其他受造物当作陪衬，而是把整个世界都纳入敬拜之中。天穹、山岭、海洋、风雪、动物、植物，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回应创造主。

问题是，它们怎样赞美？

如果只是把这些当作诗歌修辞，好像一切变得简单了。日月不会开口，星宿不会作曲，海中的鱼不会排练，野兽也不会在山林里唱四声部。我们因此很容易认为，诗人不过是在拟人化自然界，用夸张的诗意来衬托人的敬拜。

这种说法并非全错。《诗篇》当然是诗，诗歌语言本来就有想象、夸张和情感的力量。可是，若我们太快把万物赞美神解释成单纯修辞，就可能会削弱圣经本身的教导。迪恩·德拉蒙德的《生态神学入门》中提醒我们，圣经中受造物对神的赞美虽然带有隐喻性，却不能简单视为诗意修辞。[2] 换句话说，《诗篇》148篇不只是借用自然界来装点人的敬拜，而是在邀请读者重新看见：**受造界本身就处在与神的关系之中。**

万物因被造而赞美

马洛（Hilary Marlow）在 "The Hills Are Alive!" 一文中，研究了《诗篇》中自然界的拟人化现象，她发现现代人面对“山岭欢呼”“树木拍掌”“诸天述说”这类表达时，常会立刻问：这是字面还是比喻？但古代诗人可能没有我们这么焦虑。她认为，诗篇作者意识到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具有深远的神学意义，比现代人用理性主义方式所允许的更神秘。[3] 这对我们理解《诗篇》148篇很有帮助。受造界的赞美，不必被局限为“真的会说话”或“只是文学手法”两个选项。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赞美，赞美不只是语言行为。人的赞美常常通过语言，因为人被赐下言语的能力，可以记念、感恩和回应。但受造物的赞美，

更多不是“说出来”，而是“活出来”——星辰按着轨道运行，是一种赞美；树木按季节结果，是一种赞美；鸟儿飞翔，鱼儿游动，羔羊依偎，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创造主。

当然，这并不是把动物浪漫化，自然界并不总是温柔的。狮子会撕咬，蝗虫会吞吃，蛇也会伤人……圣经没有把动物处理成童话里的角色。先知书里，动物与土地、旷野、风雨、天象一样，常常出现在审判和灾难的画面中。它们有时是受害者，有时是见证者，有时甚至成为神审判的工具。

这恰恰说明，受造界不是静态的背景。马洛（Hilary Marlow）在 *Biblical Prophets and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Ethics* 一书中指出，《何西阿书》《阿摩司书》和《以赛亚书》都呈现了人类、非人类受造物与神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这些文本常以形象化语言描述受造物、人与神的互动。[4] 若把这观察带回《诗篇》148篇，就会发现：**被邀请赞美神的，不只是可爱的宠物，也包括我们害怕、陌生、甚至排斥的受造生命。**

这意味着，赞美神的秩序并不是建立在“可爱”或“有用”之上，而是建立在“被造”这一事实之上。猫不需要先变得像人，才有资格在神面前有意义。狗也不需要承担人的情绪期待，才值得被温柔对待。飞鸟、虫蚁、山岭、海洋，更不需要先能服务人类，才能得到神的青睐。这是《诗篇》148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次温柔拆解。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我们不是站在受造界之外观察自然的旁观者，也不是站在受造界之上为万物定生死的审判官，我们自己也在受造秩序之中。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踩在同一片土地上，与动物、植物、山川、海洋一同活在神的创造、护理、审判和复兴之下。

人虽然有特殊的尊严和责任，但这种尊严并不是让人脱离受造身份，更不是让人像神一样决定一切生命的价值。人的尊严首先意味着人知道自己不是神，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自己的使命。

从这个角度看，动物的“赞美”并没有削弱人的地位，反而重新界定人的位置。**人不是唯一的敬拜者，而是被呼召成为有意识的回应者。**人可以理解、表达、记念，并用语言回应神，这是一种独特的恩赐。但这种恩赐不是为了压过其他受造物，而是为了在万物中高举神的荣耀，并用语言带出清醒的回应。

包衡（Richard Bauckham）特别在*Living with Other Creatures*一书中提到，认真看待大自然对神的赞美，可以帮助人抵制把世界完全人性化的趋势。若世界只剩下人的需要，其他受造物就会沦为人类建造自我世界的材料。他甚至说，关注非人类如何赞美神，是圣经和基督教传统中对抗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矫正。[5] 这句话放在今天尤其刺耳。我们太习惯把一切变成资源：土地是资源，森林是资源，动物是资源，连宠物有时也变成情绪资源。

因此，《诗篇》148篇不是一首遥远的古代诗歌，它其实在问我们：

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不是人类独白的舞台吗？



敬拜不是表演

动物的无声赞美，揭露了人的错觉。我们常常以为，必须先会理解，会表达，会发声，才配得上赞美神。但《诗篇》148篇提醒我们：在神的世界里，存在本身绝非偶然。

这对现代人来说尤其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要求人证明自己的时代。成绩、前途、收入、效率，甚至休息和兴趣，都被评估。人若不能带来贡献，就容易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于是我们把“有用”当成存在的理由，甚至在信仰中，我们也会问：我是否足够属灵？是否够资格服侍？是否足够有影响力？如果答案令人沮丧，我们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只趴在阳光下的猫，反而像一个安静的提醒：生命的价值不是只有完美的KPI。猫不工作，不赚钱，不卷，却仍然是存在的生命。当然，人不是猫。我们不能把动物的存在方式直接套在人身上，然后说：“人只要存在就够了，什么都不用回应。”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人有语言、良知、责任和使命。人被呼召敬拜，不只是被动地存在，也要主动地回应。人的赞美包括口中的歌唱，也包括身体的献上、对邻舍的爱、对受造世界的照管。

所以，动物的无声赞美不是取消人的言语赞美，而是纠正人的骄傲。它提醒我们，敬拜不是表演，也不是制造情绪，而是把自己放回正确的位置：我是受造者，神是创造主。

这对今天的教会崇拜也带来重要的提醒。我们很容易把崇拜理解为人的活动：谁带领、谁唱得好、谁的设备专业、谁带领的气氛感人……这些当然重要，可是，如果崇拜只剩下人的表现，就容易变成消费崇拜。

《诗篇》148篇让我们看见，崇拜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每一次崇拜，我们其实是在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合唱团”。我们被呼召，是与天上的天、海中的鱼、地上的走兽、山岭、树木、风雪一起宣告：耶和華的名当受称颂。

这并不意味着教会需要把动物带进主日礼拜，或把自然界浪漫地搬进礼堂。真正的提醒是：我们要恢复一种谦卑的敬拜感。人的声音固然重要，却不是唯一的声音。人得到救赎当然是宝贵的，却不是神关怀受造界的全部范围。费列咸 (Terence E. Fretheim) 在 *God and World in the Old Testament* 一书中提醒，我们越狭隘地谈论审判，对救恩的理解就越有限（只关注人）。[6] 这句话同样可以提醒我们：若我们把赞美理解得过窄，把救赎想象得过小，也会错过圣经中更宽广的神学视野。霍夫迈尔 (Jeffrey H. Hoffmeyer) 在 "Covenant and Creation" 一文中指出，人不仅与整个受造物共同经历生与死的过程，也分享得救的盼望。[7]

♥ 动物也在赞美神

圣经中的受造界不仅参与赞美，也参与叹息。保罗说，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参《罗马书》8:22）。这使《诗篇》148篇的赞美不再显得天真，受造界会赞美、彰显神的荣耀，也会叹息、承受人类罪的后果。

如果动物的存在也在神面前有意义，那么爱动物的第一步，或许不是让它更懂人，而是承认它作为动物的身份。猫可以是猫，狗可以是狗，鸟可以是鸟。它们不需要被提升为“准人类”，才值得被宠爱。也不需要成为人的精神寄托，才有被温柔以待的资格。

动物会赞美神吗？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它们不是用人的方式赞美，却真实地参与在神所设立的赞美秩序之中。当一只猫在窗边打盹，当一只狗在门口等主人回家，当鸟群掠过傍晚的天空，当一棵树在无人注意的地方结果，它们都在提醒我们：世界不是人类独白的舞台，创造主的荣耀在受造界随处可见。

人的特别之处，不是压过其他声音，而是能够听见这些无声的赞美，并用语言回应神。也许这才是人类敬拜的尊贵：不是站在受造界之上，而是站在其中，带着清醒、感恩与悔改，说出那句所有生命都被邀请进入的赞美：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華。” OCM



注：

1. 事实上，圣经中的动物叫声常被视为对上帝的呼求和回应，在圣经文本中，动物本身就是独特的赞美主体，参Peter Joshua Atkins, “Praise by Animals in the Hebrew Bible” 44, no. 3, JSOT (2019): 1-14.
2. 施莉雅·迪恩-德拉蒙德，《生态神学入门：关爱地球的神学》，潘慧敏和林荣钧编，周兰兰译，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丛书翻译系列2（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2021），36。
3. Hilary Marlow, “The Hills Are Alive!: The Personification of Nature in the Psalter,” in *Leshon Limmudim: Essays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Hebrew Bible in Honour of A. A. Macintosh*, ed. David A. Baer and Robert P. Gordon, LHBOTS 593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2013), 189-203.
4. Hilary Marlow, *Biblical Prophets and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Ethics: Re-Reading Amos, Hosea, and First Isaia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0.
5. Richard Bauckham, *Living with Other Creatures: Green Exegesis and Theology*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4.
6. Terence E. Fretheim, *God and World in the Old Testament: A Relational Theology of Creation* (Nashville, TN: Abingdon, 2005), 159.
7. Jeffrey H. Hoffmeyer, “Covenant and Creation: Hosea 4:1-3,” *RevExp* 102, no. 1 (2005): 143.

作者资料夹

本是搞化学工艺的，后来转入神学研究，现旅居海外读书、服侍。自认不是甜系作者，偶尔有点咸，盼望把圣经中的真理，用不同方式撒进日常生活、家庭现场和公共讨论中，像盐一样，不起眼，却能带出一点味道，也防止世界太快腐坏。



小 问 答

- ① 你如何从一只猫的安息中看见自己内心的需要？
- ② 在一只宠物面前，我们可以如何感受生命平等和谦卑，而不是以我为中心？



宠物离世，我们该怎样说再见？

撰文 / 爱飞扬

当失去爱宠



宠物离世以后，许多人第

一反应是找地方处理遗体。以前可能随便在一棵树下，挖坑、掩埋；如今，动物也可以火化，安置骨灰，然后把它留下的东西慢慢收起来，以作纪念。在与宠物告别时，若主人哭得太厉害，旁人还可能劝一句：“别太难过，不过是一只动物。”

这句话听起来像安慰，但其实带不来一丝安慰。因为对主人来说，它从来不只是“一只动物”。它是每天开门时迎上来的欢乐，是深夜屋里唯一的陪伴，是孩子成长记忆里的一部分。它不会开口说爱，却用许多年陪主人吃饭、睡觉、散步、搬家、独处。它不会给人讲道理，却参与了一个家庭许多平凡而真实的日常。

所以，当它离开，家里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宠物用品角落，失去的是一种回应，一种习惯，一种每天都在、却过去未必觉得珍贵的陪伴。很多主人最难面对的，不一定是宠物死亡的那一刻，而是死亡之后的日常。每天起床、下班回家后，看到宠物的饭碗还在，项圈还在，玩具还在，手机里也还有许多照片，只是那个生命不再回应了。

宠物告别礼

近几年，宠物离世后的告别越来越被重视。在新加坡，宠物殡葬服务已经不只是简单火化，也包括遗

体接送、清理、私人告别仪式、骨灰安置、爪印纪念、毛发纪念品，甚至哀伤陪伴。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现象。

有些主人会为离世的宠物举行追思礼，有诗歌、祷告、悼词和简单礼文。[1] 有人听了会觉得太夸张，也有人觉得蛮有人性的。其实这背后反映的，不只是宠物产业的发展，也是一种真实的失去。

当然，宠物葬礼、纪念饰品、骨灰安置、周年追思，都可能被市场包装，甚至成为新的消费压力。一个人在悲伤时，最容易被说服：如果不做多一点，是不是说明我不够爱它？如果没有办一场体面的告别仪式，是不是亏欠了它？所以，宠物殡葬业的发展确实需要被反思。哀伤是真实的，商业也是真实的。

可是，如果只把这一切看作消费现象，也未免太不近人情，起码在动物爱护者的眼中，你就不是一个“好牧者了”。毕竟“好牧人为羊舍命”（参《约翰福音》10:11），你却不会为动物流一滴眼泪？

一个人为什么想为宠物办追思礼？很多时候，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可以被允许哀伤的地方。人去世，有丧礼，有慰问，有亲友陪伴，也有完整的流程帮助活着的人面对死亡。可是宠物离世，很多人的悲伤是隐形的。他们不敢请假，不敢告诉同事自己哭了一夜，也不好意思在朋友圈认真写一段悼念的话。他们怕别人觉得自己太夸张，太软弱，太不会分轻重。于是，那份悲伤真实存在，却没有被承认。

我认识一位姐妹，她的三只爱犬因不同原因先后离世，每年三个不同的日子，她都会高调地悼念她的爱犬。其中一只是在散步时，被大型犬咬伤致死。她心急如焚，花费高额送去宠物医院抢救，以挽救爱犬的生命。手术不久后，也终离世，那段时间，她极度悲伤，爱恨交错。

这时，一个简单的告别礼，未必是奢华，也可能是一种温柔的容器。它让主人可以说一句：“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些年，对不起，我没能照顾好你。”它让一家人可以一起承认：“它曾经在我们家里有位置。”它也让哀伤不必偷偷藏起来，而可以在神面前慢慢说出来。

重看爱和失去

牧养不只是回答那些听起来很属灵的问题，也包括靠近那些人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痛。一个人为宠物离世流泪，也许他自己都觉得羞愧。若牧者或弟兄姐妹第一句话就是：“动物又不是人，不用这么难过。”这句话即便想守住神学边界，也可能在牧养上先使人跌倒。因此，安慰哀伤中的宠物主人，不是先急着解释，而是先承认这份悲伤是真实的。

这并不意味着把动物与人完全等同，它只是承认一件很简单的事：关系带来爱，爱带来失去，失去自然带来眼泪。基督徒不需要把所有眼泪都先分成“属灵”或“不属灵”。一个人因宠物离世而哭，并不一定是信心出了问题，也可能只是说明他认真爱过一个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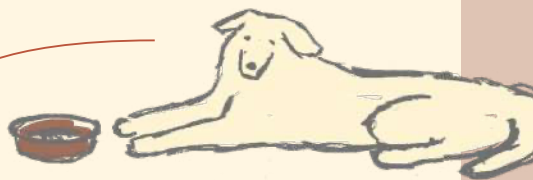


真正的牧养难处，恰恰在于：我们既不能轻看，也不能混淆。不能轻看，是因为动物不是物件，坏了就要丢掉；也不是用完就替换的消费品。它们是神所造的生命，人享受它们的陪伴，也有责任善待它们。一个人因为宠物离世而悲伤，不该被轻看或嘲笑。

但也不能混淆，因为动物毕竟不是人。人按神的形象被造，有独特的尊严、责任和使命。宠物可以陪伴人，却不能替代人。若一个人把全部意义、情感 and 安全感都放在宠物身上，宠物离世时，他的世界可能会整体坍塌。此时，牧者需要尊重他的悲伤，也要温柔地帮助他重新把终极依靠放回神那里。

这不是责备他说“你爱错了”，而是同理他的心情：这份爱是真的，这份陪伴很珍贵，这份失去很痛。宠物离开以后，人不必否认曾经的情感。**恰到好处的牧养分寸，是帮助人把爱和失去都带回创造主面前。**

宠物追思礼



因此，若教会要回应宠物离世后的哀伤，笔者会更倾向使用“宠物告别礼”“宠物追思礼”，或“为失去宠物者举行的祷告礼”，而不是直接称为“宠物安息礼拜”。在华人教会语境里，“安息礼拜”通常与圣徒离世、复活盼望和人在基督里的身份相连。若直接套用在动物身上，容易带来神学混淆，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但这不代表教会什么都不能做。教会可以为哀伤中的人祷告，可以和他一起感谢神曾借着这个受造生命带来陪伴，可以承认死亡带来的痛，也承认人在失去之后需要安慰。

有分寸的追思礼，反而可能成为很好的牧养空间。它让人有地方说再见，也让教会有机会靠近真实生活。今天许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特别是独居者、年轻夫妻、孩子离家的父母、老人，与宠物之间有很深的情感连接。教会若完全回避这个议题，只会让人觉得信仰无法进入他的日常悲伤。牧养不是只处理“大事”，也包括在人觉得“不值得麻烦别人”的痛苦里陪他一程。



不过，基督徒肯定告别的需要，并不意味着要追逐告别的排场。真正的爱，不一定要靠昂贵仪式证明。一个安静的祷告，一段诚实的回忆，一次全家坐下来感谢神的陪伴，也可能已经足够。重要的不是仪式有多大，而是人在其中是否诚实面对失去，并把这份失去带到神面前。

有分寸的牧养话语并不复杂。看到一个人因为宠物离世难过，不必急着分析他是不是太依赖宠物，也不必马上展开动物有没有永生的辩论。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往往听不进完整的神学解释。他需要的常常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能体会他心情的牧者。

结语

宠物死亡带来的牧养问题，其实不只是关于宠物。它也在追问我们：如何理解生命，如何看待依恋，如何面对失去，如何在消费社会中分辨真正的安慰，又如何承认动物不是人，却也不是一个物品。圣经给我们的视野，比两个极端都更宽——人是神按自己形象所造的，有独特的尊严；动物也是神所造、看为“甚好”的生命，因此不该被轻看。

当一只宠物离开以后，主人哭泣，不必急着纠正他“小题大做”。那眼泪可能说明，他曾经认真爱过一个不能完全回报他的生命。也许有分寸的牧养可以这样开始：坐在他旁边，不急着解释，也不急着下判断，只是轻声地对他说：“我知道，你是真的舍不得。”

毕竟，能够看见并承认这份哀伤，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牧养眼界。OCM

注：

1. 这是一篇经典的悼念挚爱动物的祷文：https://www.episcopalchurch.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service_at_the_loss_of_a_beloved_animal-1.pdf



作者资料夹

理科出身，却异常感性。极度内向，内心世界丰富，非必要，不开口。成长于校园团契，蒙召服侍学生群体。读神学的第十年，初衷未变：立志把神的爱，飞扬出去。

上帝的小礼物：

撰文/余婷婷

宠物如何成为人类的情感启蒙幼儿园

——来自心理咨询师的视角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遇到过不少焦虑抑郁的来访者，他们常会吐露一个愿望：养只猫或狗。他们觉得，有个毛茸茸的生命趴在脚边，内心会踏实很多。

以我这些年做临床咨询的经验来看，那些领养宠物的人，状态确实有所好转。有个养猫的男生跟我说，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家推开门，猫会从沙发上一跃而下，拿脑袋蹭他的脚踝。那一刻他会觉得，这一天所有的破事都过去了。

甚至有来访者，曾经想结束生命，后来养了一只狗。她说，狗把她拽出门，每天至少两次，不管愿不愿意，都得下楼走一圈。狗一出门就欢天喜地，鼻子贴着地面一路嗅过去，尾巴翘得高高的，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连一片落叶都要追着跑两步。她跟在后面，心里开始触动。阳光打在脸上，风吹过来，有人跟她点头打招呼，她意识到自己还活在一个有温度的世界里。有时她躺在

床上哭，狗就靠过来，把脑袋搁在她腿上，不闹也不动，就静静地陪着。她说：“每天要喂它、带它遛弯，这小家伙极有时间观念，每到那固定时刻，便乖乖蹲守在门口。我如果走了，它怎么办？”一只狗，以它纯粹的欢喜、深切的依赖，还有每日毫无保留的生活热忱，让一个曾经对生命无所眷恋的人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爱不动了

我经常跟人聊养宠物这件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愿意为它付出那么多？花几百块买进口粮，花几千块看病，每天早晚遛，出差还要找人寄养。这些事你为别人做过吗？也许做过，但不一定做这么久，这么心甘情愿。

作为咨询师，我见过太多在人际关系里耗尽力气的人。人际关系里有很多不确定性，你发给朋友的消息，对方不一定回复；你跟伴侣表达爱意，对方不一定有回应；你在工作上付出了很多，老板不一定看得见……这些不确定性一直在消磨我们的精力与心力，有时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

我这些年接待的来访者，几乎都活在一种“耗尽感”里，他们不是不想爱人，是爱不动了。但宠物不一样。你喂它，它吃；你叫它，它来；你抚摸它，它就蹭你。没有已读不回，没有“我需要空间”，没有“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

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安全基地”，意思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让自己感到安全的地方。理想版本是父母、伴侣、朋友。但现实中，这些关系有时候不是安全基地，更像是风险投资。宠物是零风险投资。它不会突然消失，不会跟你吵架，不会在背后评价你，不会因为你今天状态不好就冷落你。很多养宠的人跟我说，宠物是他们唯一不需要“情绪劳动”的关系。你不需要排练说什么话，不需要考虑表达方式，甚至不需要说话。它就趴在你脚边，光是那个物理存在就让你觉得，今天还行。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一些人愿意为宠物付出那么多？对很多人来说，答案在于：一个人心理能量匮乏的时候，出于本能，会把仅剩的精力投到回报明确的地方。这反映出现代人在人际关系里已经消耗了太多。



补偿性喂养

但如果只看到“宠物安全可控”，就漏掉了另一面。

留意到一个现象：几乎所有养宠的年轻人都自称“爸爸妈妈”，把宠物叫作“毛孩子”，甚至以“儿子”“闺女”相称。“铲屎官”带着自嘲式的卑微，但“官”字又透露出治理权。为什么是“孩子”而不是“朋友”？因为“孩子”这个称谓，意味着一种不计回报的照顾关系。在真实的人际世界里，这种关系几乎只存在于父母与年幼子女之间。我们在宠物身上重新激活了这组关系，只不过这次，我们坐在了“父母”的位置上。

心理学有个词叫“内在小孩”。指的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保留着童年感受的部分。很多人成年后看上去挺成熟，但内在小孩还卡在某个位置：可能是不被允许表达，可能是没被好好关注，可能是总被说“你不够好”。他们在人际关系里习惯了压抑、让步、委屈自己，却在宠物面前第一次体验到了“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对一个生命好”。

我认识一个女孩，月薪一万出头，晚餐吃便利店饭团，给猫买进口冻干和主食罐头。她说：“我以前想吃好的，我妈总说浪费钱。现在我能自主支配，想买给谁就买给谁，谁也管不着。”她是在喂猫，也是在喂小时候那个“想吃但不敢要”的自己。

这不是个案。被严格管束长大的孩子，在宠物身上学会“放纵宠爱”；被情感忽视长大的孩子，在宠物身上练习“持续关注”；被粗暴对待过的孩子，对宠物温柔到近乎小心翼翼。

“毛孩子”这个称呼，准确地命名了这件事：养猫或狗，承载了我们对自己童年某部分的补偿性喂养。

疗愈“内在小孩”

把这两条线放在一起看。

一条叫控制。人宠关系高确定、低风险，是一个不会背叛的安全宇宙。一条叫补偿。我们在宠物身上投射内在小孩，通过照顾它来弥补自己的缺失。

这两条线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人宠关系足够安全，我们才敢在里面“退行”，变成比实际年龄更幼稚的人。你在职场上或许淡定从容，回家看到小狗小猫在地上翻肚皮，你可能会趴下去“嘤嘤”，用叠词说话，甚至在地上滚。在别人面前会尴尬的事，在宠物面前很自然。

而这种退行，恰恰让疗愈内在小孩成为可能。你只有在确保不会挨骂的环境里，才敢让那个被压住的部分浮出来。人有时候很怕被别人注视，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是不是发现我做的不对？但

宠物提供了一个零评判的关系。它不会说“你好幼稚”，不会责难“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宠物不会以这些标签或标准来定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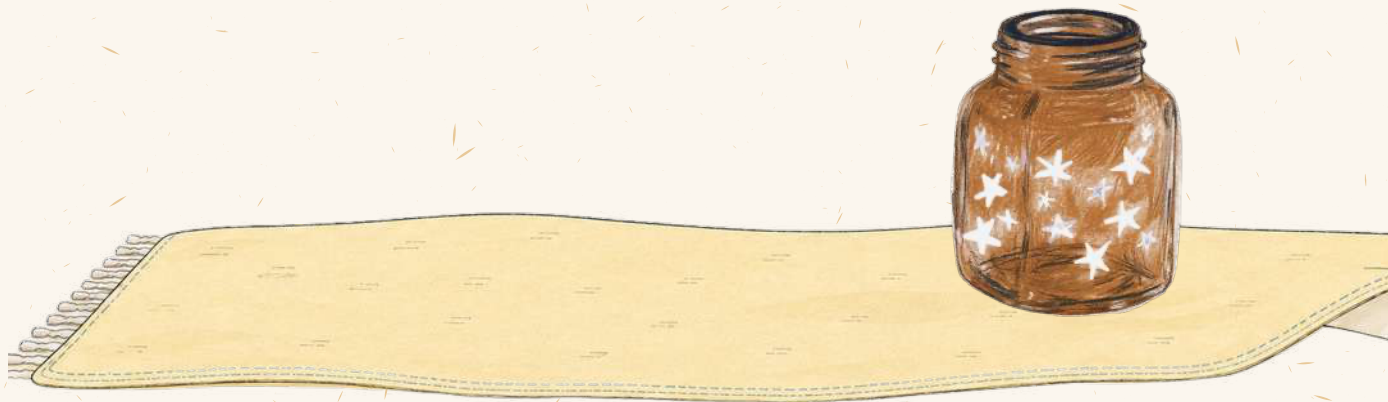
心理咨询师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帮人创造一个足够安全的空间，让那些被压抑太久的东西敢出来透透气。宠物做的也是类似的事，只是它不说话，只用一双眼睛看着你。

真实的上帝之爱

有人会说：这些都对，但养宠物是不是也是一种对人际关系的逃避？甚至因此远离上帝之爱？

对此，我想问另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创造猫狗这类跟人这么亲近的动物？

《创世记》里有个细节。上帝把各样飞禽走兽带到亚当前面，让他取名。取名意味着治理，但更深一层，动物的存在对人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在所有受造物中，猫和狗有一种奇特的能力，它们能读懂人的情绪，能回应人的注视，会主动寻求情感联结。



你不能跟一棵树建立双向的情感依恋，但跟一只猫或狗可以。上帝把它们性情造得如此靠近人，似乎是为了让它们在人类生命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既是陪伴，也是疗愈。这种设计可以让我们在和这些生命的互动中，感受温柔、怜悯、责任、耐心和舍己。有些人很难直接在充满张力的人际关系里体会到这些品质，而宠物像是上帝给人类的一间“情感幼儿园”。

我自己也有一只猫。十几年前在西湖边捡到的，刚出生不久，猫妈妈不见了。我从来没想过要养猫，但那天看它可怜兮兮的样子，还是带回了家。

有一次我祷告时，它明明就趴在我旁边，但我又“看见”了它。一个念头落下来，很安静，像是在问：“你如此爱它、照顾它，我对你的爱会比这少吗？”

它一个月大的时候，有天晚上突然四肢软得像团棉花，怎么捏都没反应，我抱起它，发现嘴巴微张，没有气息。宠物医院关了门。我妈是学医的，我慌慌张张地捧过去，她翻了翻猫的眼睛说：“死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时我对信仰了解的不多，也不太会祷告，脑子里一片空白，翻来覆去就一句话：“神，求你救它。”后来改唱赞美诗，声音在抖，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突然一个念头落进来，清楚得像有人在我耳边说了一句：“把它抱进卧室。”

我当时坐在客厅沙发上，心想卧室和客厅有什么区别？但那个念头很明确。我捧着它走进卧室，坐在床沿上。坐下来的一瞬间，空调正好切换模式，一阵凉风迎面扑过来，吹在我脸上，也吹在它身上。猫突然动了一下，然后猛地从我手掌里跳起来，落到地板上，四条腿稳稳站住。它回头看了我一眼，甩了甩尾巴，转头去找吃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坐在床沿上愣了好一会儿。低头看看自己空空的掌心，抬头看看空调出风口，说不出话。第二天我妈看见它活蹦乱跳，凑近看了半天，也觉得不可思议。

那件事之后我慢慢明白：这只猫在我生命里，不只因为我捡了它。它让我学会照顾另一个生命，也让我第一次那么清楚地感觉到，创造者的爱是真实的。

它是件礼物

还会有人说：宠物也会死，寿命短的七八年，长的也不过十几年。投入这么多，最后还是要失去，不是更痛苦吗？

的确，人的一生七八十年，生老病死的节奏比宠物慢，二十多岁的时候可能还没真正见过死亡，直面衰老已经是几十年之后。那个节奏让我们以为死亡不存在。但宠物的寿命把生老病死的全过程压缩进一个你能亲眼看见、亲自陪伴的时间段里。你看着它从小小一团长起来，看着它精力最好的几年，然后看着它跑不动了、牙齿松了、眼睛迷蒙了，最后送它走。

但养宠物的意义在于，宠物用它的生命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这样，有开始就有结束。谁也躲不掉。这也许就是上帝设计宠物寿命的原因之一，失去爱宠虽然让人伤心，但当我们体验一个生命从生到衰的全过程，也学习在生命终点到来之前好好爱。

宠物能治愈人，不只是因为它安全可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礼物，让人尝到无条件接纳的滋味，又用短暂的时间逼你学会珍惜。我们养宠物，起初是为了控制，为了补偿。但这份有限却真实的爱，一点点松开我们攥得太紧的手。它没有替我们解决任何难题，但给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我们练习、愈合，体会“不用做什么就值得被爱”，然后指向一个更永恒的方向。每一次你蹲下来抚摸它，每一次你看着它睡觉心里软了一下，都是对那个方向的一声不太完美、却特别真实的回响。 OCM

作者资料夹

作者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中级社会工作师，杭州独立执业，2009年从业至今。硕士，副研究员，浙江精神分析专业学组成员，浙江心理健康促进会成员，CIC（中美精神分析联盟CAPA in China）讲师、督导师。擅长抑郁焦虑、亲密关系、复杂性创伤、职场发展、人际交往、青少年儿童心理、父母咨询等领域。

一只狗的纪念碑

——《忠犬小八》里
爱与善意的最高表达

撰文/迦密



《忠犬小八》（*Hachi: A Dog's Tale*）是2009年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东京大学农业系的上野英三郎教授养了一只秋田犬小八，小八每天送教授去涩谷火车站上班，晚上去火车站接他回家。

运动即疗愈：

三部电影揭秘身体与心灵的共生力量



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

5部影片里的美学与仪式感

悦读《小王子》，
在真实与魔幻之间

不幸的是，上野教授在工作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但小八无法理解主人不可能再回来，依然风雨无阻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主人，每日如此，持续九年，直到离世。火车站周围的小贩、铁路工作人员每天都看到它，甚为感动，它的故事由此传开。后来不同的国家都曾以此故事为蓝本拍摄了电影，《忠犬小八》就是其中一部。电影中，小八的故事改成了以美国为背景、内容忠实于日本发生的真实故事。

01 细节的温度

电影中，人和人、人和狗之间的情谊刚开始并不是毫无阻碍。小八并不受待见，教授夫人不喜欢狗，敦促丈夫寻找寄养家庭，教授也不想在家养狗。但是朝夕相处的几日里，小八的懵懂、天真



和依恋逐渐感动了教授一家。当真有人愿意收养小八时，他们已经不愿送走它了。而小八和主人家也在慢慢磨合：小八有一个习惯，从来不玩普通狗儿爱玩的抛球捡球游戏，这好像是它执着的坚守；教授也很尊重它的习惯，不让别人逗它玩这个游戏，甚至自己头次见面的准女婿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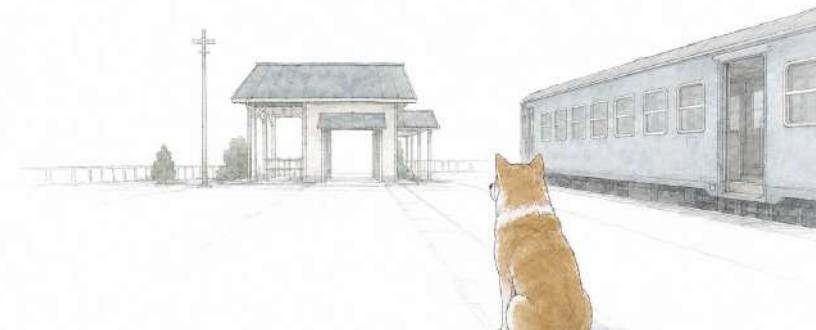
教授最后一天离开家时，小八好像意识到什么，不安地吠叫，不让主人离开，并且叼起一个球，很不寻常地想用这个游戏留住主人。这个细节尤其细腻动人：主人平日尊重小八的感受，小八在他出事那天也有预感：今天是最后一次见到主人了，它要陪主人玩一次主人平时想和它玩、但它从来不玩的抛球游戏。

从这个小细节看出，教授没有因为小八只是狗而忽视它的意愿，小八也愿意为主人改变它坚持的习惯。这样的关系也体现在小八和别人之间：主人去世后，小八日复一日在火车站空等。一天，一位每天看到它的站台工作人员蹲下身子，认真地想跟它解释，主人已经去世了，不需要再等了，但是小八无动于衷。工作人员停了一会，然后对它说：“好的，你还是去做你想做的事吧！”然后就不再试图让它明白或离开，只是时不时给它食物，给它遮风挡雨。而住在另一个地区的教授的女儿本来想收留它，但它总是长途跋涉地回到熟悉的小车站去迎接主人。教授的女儿没有强求，在小八又一次要离开时，她含着眼泪说：“小八，你知道我们爱你，希望你留在我们家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走，我懂的，再见了！”小八舔了舔她的手，义无反顾地离开，每天依然准时出现在那个车站，等候主人。

这样的细节让整部影片充满温情。小八完整地生活过，得到主人和周围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它的主人是一个懂得生命可贵的人。在他最后一天的课堂上，他讲到一位著名音乐家约翰·菲利普·苏泽，苏泽从来不允许别人通过录音保留他的音乐，他认为真正的音乐是可遇不可求的，如同生命、灵感，稍纵即逝，不可复制。教授是苏泽的知音，他了解每个生命的尊严和独特性。在教授的葬礼上，牧者在悼词中说：“人从世间万象中看到主，听到主，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上帝的印记，即使（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他依然知道别人也会准时来和他相会，并且永远和他在一起。”这个“世间万象”当然也包括任何生命，包括小八。

02 忠诚带来氛围的转变

小八的忠诚有一个坚实的源泉：它的主人和周围的人善待它，虽然无法用语言交流，但是他们之间有真挚的情感流动，小车站周围的小贩们也常给它食物，并打招呼。虽然主人不再回来，但这个车站就像它的家一样。它在这里有美好的回忆相伴，有旧友，有熟悉的景物。电影中有一个让人印象极深的时刻：九年以后，教授的遗孀偶尔经过这个小车站，突然看到一只老态龙钟的狗，在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时间翘首等待，她不禁潸然泪下：“你是阿八吗？你还在等他吗？”周围那几个小贩都掉过头擦眼泪。



小八的故事让我想起很多人和人、人和动物之间的故事。萍水相逢的生命会通过细小的温情交流逐渐建立深厚的情谊，以至于为对方做出不可思议的改变和牺牲。那些细水长流的瞬间，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丰富美丽。

小八在电影中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周围的人。从教授的夫人开始，火车站周围的铁路工作人员、小贩、路人……大家刚开始看它的目光是冷漠的，逐渐转为好奇，后来转为同情和喜爱，最后转为敬仰。人们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变，从彼此不相关的陌生人，变成老朋友。每次它出现在车站，喝咖啡、卖小吃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从平淡的日常中苏醒过来，目光追随着它，热情地招呼它，肉摊的小贩将肉专门留给他，人们之间枯燥冷漠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一只善良忠诚的小狗让整个车站的气场都注入了彼此关爱的氛围。当教授的朋友看到它，也深情地回忆起小八和教授的友情：“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啊！”

03 淳朴的善意带来改变

我曾听过不少怎样建立社区互助精神的讲座，需要专业人士精心设计动员，花费大量金钱时间。但其实，善意传播的速度和方式远比人们想象得简单得多，只需要一颗单纯善良、知恩图报的心灵，即使这颗心灵藏在一只小狗的身体里，也有强有力的影响力。

小八的故事感动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它无意中改变了那个小车站，那片地区，甚至整个世界。不

单是在涩谷车站，在上野教授工作过的东京大学，以及它的出生地秋田，都竖起了它的雕像。它去世后就葬在它终身挚爱的主人上野英三郎的旁边。一百年以后，人们还在全世界传颂它的善良和忠诚。

善意的影响力不需要刻意经营作秀，只需要一颗淳朴的真心，人们自然就会被影响、感动和改变。

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OCM

小问答...

1. 有哪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曾经感动过你？

2. 从宠物和人的关系，你能联想到哪些人与人的关系形态？



托尔金与路易斯的友谊， 最终沉默着奔向各自的岸

撰文/HT

这期节目，毛叔和雨虹借由 *The Myth Makers* 一书，聊了很多关于托尔金和C.S.路易斯之间的友情故事，这两位奇幻文学巨匠从相识到成为挚友，再到产生分歧、逐渐疏离，就像两条偶然相汇的河流，欢畅地相聚，最终又落寞分支，各自奔流。他们的交往让我有了一些对友谊的思考。

1

托尔金和路易斯，有某种相似性。他们都在小小年纪就离别或失去父母，住校或寄人篱下；他们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许多生命的逝去，对世界产生怀疑；他们热爱神话故事，渴望从中汲取力量 and 智慧，再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

他们相识在牛津大学，一见如故。当时C.S.路易斯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托尔金是天主教徒，他在用神话探索现实世界的真相，托尔金认为上帝写的神话是真的，基督就是真实的神话，人们的盼望愿景都可以在基督里实现。正是因着托尔金找到的神话和信仰之间的结合点，路易斯被深深影响，并被带领，逐渐走进了信仰。

在相识后的十余年间，他们深度交流、互相扶持，成为彼此创作路上最重要的伙伴。



深夜书堂

【狮子与巫师、信仰与想象力的相遇！聊《神话创造者：鲁益师与托尔金的奇幻之旅》】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奇幻文学的双壁奠基人。托尔金深耕文字细节、耗费数十年打磨出一个完整自治的中土世界观。路易斯始终坚定地鼓励他、肯定他，最终托尔金以《魔戒》《霍比特人》开创了正统史诗奇幻流派，为后世奇幻创作确立了叙事体系的标杆。

而对于路易斯，也是托尔金重塑了他对信仰的认知，让他接纳想象力与理性是可以整合的，这使路易斯展开了属于他自己的奇幻世界。他以通俗温暖的文笔创作出《纳尼亚传奇》，打破了大众与宗教界对奇幻文学的偏见，让充满想象力的奇幻故事被主流接纳，并广泛传播。

我们之所以那么喜欢奇幻世界，或许是因为它具有“超能力”，让人以为自己脱离了人类的局限。

多年前，我在朋友的影院里，一口气看完了《魔界》三部曲。沉浸在托尔金的奇幻世界里，久久不想走出来。我幻想自己就是一个精灵，和众灵类一起，勇敢善良，坚守信念，完成使命。在那个太希望是真实世界的奇幻中，我仿佛完成了一次生命的飞跃与重建。那里的友谊也带着超能力，与梦想和信念有关，纯粹而持久。

2

现实中，托尔金内向细腻，路易斯外向多元。原本他们是一对绝妙互补的搭档。可友谊的小船却经历着现实世界的诸多挑战。

在1940年后的数年间，路易斯一路高产，凭借大众传媒迅速爆红，作品热卖，名气远超深耕学术、创作缓慢的托尔金。同时，托尔金并不认可路易斯的某些创作，尤其是他仓促写就的护教书籍，两人在理念上有了分歧。此外，路易斯有了一众新朋友，这也让托尔金感到冷清。诸多境遇差别和认知差异让两人有了心结。

1956年路易斯与离异的Joy结婚，这件人生大事他没有告知托尔金，或许是因为与托尔金的婚姻观、信仰认知相悖，想免去沟通带来的麻烦。二人就此彻底疏离，直到晚年，关系依旧冷淡。1963年路易斯去世，托尔金深感悲痛。十年后，托尔金也离开了人世。两位曾经灵魂契合的挚友，终究没能正式和解，好好道别。

成年人之间珍贵的友谊，当真是败给了沉默与回避么？

一如曾经在孤单的那段路上，我遇到的那群孤独的朋友，而今已经鲜少联络。其实我们之间并未发生什么，只是有了信仰后，我有了完全不同的圈子，大家各自生活，没了交集或共同的需求。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彼此不再惦念。

在初信时，我曾非常迫切地为他们每个人祷告，求上帝像把我捡回来一样，一个个救赎他们。我做了很多努力，但都没有结果。那时我内心非常复杂，无力沟通，又不想放弃，最后只能把一切交给时间。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感到遗憾或难过，除了想起时下意识地为他们祷告。年过半百后，我渐渐明白了，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永不回头的单行线，路上会遇到一些人，甚至不可或缺，但该离开的时候，也是无法挽留。除了沉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更好。

3

托尔金和路易斯都是普通人，有着普通人对情感友谊的理解和界定，他们把最好的言语都留在了作品中，却没能走到对方面前，说出那句：“你对我很重要，我的人生需要你。”也许正是因为太珍重，所以难开口。

看到朋友已经成名，自己却还在路上痛苦挣扎，托尔金内心的落差要如何找平？这其中隔阂吗？或许有。朋友之间除了祝福，或许还有沉默守望。就如同那时的托尔金吗？

随着时间流逝，际遇变迁，以及彼此的不认同，尤其是信仰或处世态度原则上的差异，思想拉开距离是痛苦的，尤其是面对最珍重的朋友。其中一个会活在另一个的阴影中吗？或许有。想摆脱，除了大吵一架，还有渐行渐远。

诸多矛盾误解其实都是小事，日积月累的寂静无声形成了两人之间“房间里的大象”，彼此感知却不主动戳破。是性格使然吗？细碎的遗憾不断累积，积累到足够大，就不太有勇气去碰触。然而，他们永远是彼此的知己。

成年人其实挺懒，也挺脆弱。不像孩子，伸出和好的手，拉一下，就万里晴空。我们的生活太便捷，太丰富，人不会无聊，对他人的需求不再那么迫切。独处或与家人相伴都很好，人际间的交往反而成了负累，如非必要就不见，不是怕见，只是怕麻烦。

前几年，我还会因为一些朋友间的疏离感到纠结，总想找机会去联络和弥补。尝试后，其实意义不大。就渐渐安静下来，不存在（或不能）原谅与和解的，就顺其自然吧。就像有一根刺，被戳到的时候，若无怀恨，只会默默祈祷，那就不失为一种纪念的方式。

4

The Myth Makers 一书的作者是个温暖的人，他用漫画为托尔金和路易斯的友谊虚构了一个终局，让这两位老友坦诚心意、互道感谢、好好道别。

作者的期待是，学会主动表达、坦诚沟通、及时修复、勇敢和解，不被沉默辜负，不让余生有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托尔金和路易斯特别想做的。

在托尔金与路易斯共同的日子里，有美好的双向奔赴，有伤感的沉默疏离，最终各自默默退场。人生就像一场戏，我更乐见的是他们之间有隐忍相待，没有蓄意伤害。真正的友谊或许并不拘于形式，最关键的是内心的善意。

沉默应该不是一个不好的结局。正因为现实中有诸多无能为力，才给奇幻世界留足了想象空间和存在的意义。就如同我依然盼望那些老朋友，有一天能得救赎；依然盼望有一天，我们还能再相聚；我甚至以为，这就是我能看见的奇幻世界中的真相。^{OCM}

本期 精彩对话

Highlights

1. 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们的人生有蛮大的冲击，很破灭，他们意识到，这么多人伤亡，真正是为了成就什么呢？他们都有这样的疑问。
2. C.S. 路易斯让我觉得基督信仰可以很有趣，很有想象力，很幽默，好像不是那种只是要跟世界斗的状态。

杂志索阅/奉献单 Magazine Request /Donation Contribution Form

☐ 先生Mr. ☐ 女士Ms.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Last Name) (First Name)

地址Mailing Address: _____

(City) (State) (Zip code) (Country)

电话Tel: _____ 电子邮箱Email: _____

☐ 若以上是新地址, 请附旧地址于下: _____

※我愿索阅 (☐ 新订户 ☐ 续订户)

☐ 《OC海外校园》杂志 纸刊份数 _____

☐ 《OC举目》杂志 纸刊份数 _____

☐ 《OC橄榄家书》电邮发送

因应时代的需要, 我们在新媒体 (如官网、微信、脸书、电邮等) 定期发送文章, 方便读者转发, 并将新媒体中精彩、不受时空影响的好文, 收集在全彩精华版里, 让读者保存。

杂志属非卖品, 所需经费 (人事、行政、编辑、印刷、寄发) 主要来自基督徒的奉献。每份杂志全年建议奉献: 美国30美元, 其它国家40美元。欢迎您按心中的感动、索取的份数奉献, 也盼能填写您的电邮地址, 方便我们与您联系。

※我愿为下列事工奉献:

☐ 经常费 \$ _____ ☐ 福音事工 \$ _____

☐ 造就事工 \$ _____ ☐ 网络教学事工 \$ _____

☐ 其它事工 (_____) \$ _____

☐ 同工生活费 (为 _____) \$ _____

OCM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allocate funds to where the ministries are most needed.

※奉献方式 (美国地区可获免税收据)

☐ 网上奉献 oc.org/donation

☐ 美金支票 (抬头请写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 非美元货币支票、电汇或其它方式奉献, 请洽财务部 (fin7@oc.org)。

☐ 信用卡 (Visa or MasterCard only)

卡号Card Number: _____

持卡人Card Holder: _____

到期日Expiration Date: _____ / _____ (Month/Year)

签名Signature: _____

信用卡地址Billing Address: _____

电话Tel: _____ 金额Amount: US\$ _____

☐ 一次性 ☐ 按月 ☐ 按季 ☐ 按年: 从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

欧陆代理处 Overseas Campus (联络人: 张中华姊妹 Mrs. Shen Hua Zhang)

邮件地址: Anna-Maria-Junius-Str. 108, 96047 Bamberg, Germany

电话: 049-951-6030913 电邮: xieyou168@yahoo.com

欧陆奉献: 请上网 oc.org/donation 或电邮 order@oc.org

加拿大代理处 CCEF (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

Suite 718, 5863 Leslie St, Toronto, ON M2H 1J8, Canada 电话: (416) 496-8623

新西兰代理处 Overseas Campus New Zealand

P. O. Box 26249, Epsom, Auckland 1344, New Zealand 电话: 64-02-1836573

澳洲代理处 OCCCCM Hua En Tang Western Church

墨尔本海外华人基督教会西区华恩堂 Attn: Jean Zhang

P. O. Box 6375 West Footscray Victoria 3012 Australia 电话: (61) 422-383-798

[海外校园机构] 网站一览表

海外校园机构

www.oc.org

http://www.facebook.com/www.oc.org

引领当代中国人归主, 培育神国的人才。

《OC海外校园》杂志

yzd.oc.org

https://www.facebook.com/ocm.oc.org

用心灵行走, 与生命对话

呈现基督信仰蕴含的真善美

《OC举目》杂志

behold.oc.org

http://www.facebook.com/behold.oc.org

t.me/OCbehold

面对当代挑战 与教会同行成长

OC橄榄社区

ocochohome.info

小组 资源 生态

线上线下联结的平台

建造教会领袖

BuildingChineseChurchLeaders.org

https://www.facebook.com/BCLChinese

为同工和青年领袖提供福音为中心的资源、培育和支持

爱学网

Class.ai-xue.net

优质的网络神学课程

[海外校园机构]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电话: (310) 328-8200

电邮: order@oc.org (杂志索阅)

投稿: editorial@oc.org

“OC 福音” 官网



好手机
文扫
天到
扫一扫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
你的判断如同深渊。
耶和华啊，人民、牲畜，你都救护。
(《诗篇》36:6)



用心灵行走，与生命对话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四海觅真理 人生即校园

海外校园机构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电话 (310) 328-8200 传真 (310) 328-8207 www.oc.org

若您变更地址，请立即通知本刊。